太常因革禮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太常因革禮

(一)

歐陽修等奉敕編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太常因革禮

太常因革禮序

臣修等聞昔秦燔滅詩書。而禮樂尤其所惡。故漢興二百餘年。而郊祀之禮聽於方士。乘輿所御。不過衹服。及至顯宗。然後發憤太息。鑿空耕荒。以有三雍七郊。百官備物。輅車衮冕。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學。然後學士有述焉。漢末喪亂。永平遺文。復就湮滅。而江左學者。猶能言之。蕭梁之時。日不暇給。猶命陸連、賀瑒等五人、分治五禮。及至隋文。天下初合。享國日淺。亦能於兵燼之餘。收集南北儀注。爲百三十篇。故唐興。得以沿襲爲正觀、顯慶、開元之禮。古之君子。於戰伐崎嶇之中。猶不忍禮樂之廢。苟有一日之安。則相與戮力講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百年。憲章文物。遠迹三代。而觀書於太常者。獨有開寶通禮。得爲完書。其餘顚倒脫落。無所攷證。至不及漢唐者。此有司失職。學者不講之過也。昔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爲開寶通禮。事爲之制。以待將來。其後更歷三朝。隨事損益。與通禮異者十常三四。苟新書不立。而恃通禮以爲備。則後世將有惑焉。故天聖中。禮官王皡等、論次已行之事。名曰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而禮閣新編。止於天禧之五年。太常新禮。止於慶曆之三年。又多遺略。不能兼收博采。以示後世。而二書之外。存於簡牘者。尙不可勝數。付之胥史。日以殘脫。故嘉祐中。臣修以爲言。而先帝以屬修與凡禮官。命臣闢、臣洵、專領其局。始自建隆以來。訖於嘉祐。巨細必載。網羅殆盡。以爲開寶通禮者。一代之成法。故以通禮爲主。而記其變。其不變者。則有通禮存焉。凡變者。皆有所沿於通禮

也。其無所沿者，謂之新禮。通禮之所有，而建隆以來不復舉者，謂之廢禮。凡始立廟，皆有議論，不可以不特見，謂之廟議。其餘皆即用通禮條目，爲一百篇，以聞。賜名曰太常因革禮。雖不足以稱先帝攷禮修業、傳示無極之意，猶庶幾於守職不廢，以待能者。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提舉編纂臣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李東之、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官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呂公著、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兼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宋敏求、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周孟陽、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討同知禮院兼丞事臣呂夏卿、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同知禮院臣李育、祕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臣陳繹、太常博士禮院編纂臣姚闢、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臣蘇洵等謹上。

太常因革禮目錄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臣歐陽修等奉敕編

第一卷
總例一
擇日
神位上
第二卷
總例二
神位下
第三卷
總例三
行事官上
第四卷
總例四

行事官下
第五卷
總例五
壇壝上燎壇附
第六卷
總例六
壇壝下
第七卷
總例七
誓戒
齋宿
配帝一
第八卷
總例八
配帝二
第九卷

總例九
配帝三
第十卷
總例十
配帝四
第十一卷
總例十一
祝詞
第十二卷
總例十二
牲牢
第十三卷
總例十三
五齊三酒
望祭殿
縮酒茅
牙盤食

香　燭籠
第十四卷
總例十四
祭玉　進饌
毛血豆
第十五卷
總例十五
祭器
第十六卷
總例十六
饌幔　埽除
燎爐　飲福受胙
宣赦書
第十七卷
總例十七

樂一
第十八卷
總例十八
樂二
第十九卷
總例十九
樂三
第二十卷
總例二十
樂四
第二十一卷
總例二十一
警場
輿服一
第二十二卷

勘箭勘契

總例二十二
輿服二
第二十三卷
總例二十三
輿服三天子之制
第二十四卷
總例二十四
輿服四
第二十五卷
總例二十五
輿服五后妃之制　皇太子之制　羣臣之制上
第二十六卷
總例二十六
輿服六羣臣之制下
第二十七卷

總例二十七
鹵簿上
第二十八卷
總例二十八
鹵簿下
第二十九卷
吉禮一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一
第三十卷
吉禮二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二
第三十一卷
吉禮三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三
第三十二卷

吉禮四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四
有司攝事
第三十三卷
吉禮五
正月上辛祈穀於圜丘
有司攝事
第三十四卷
吉禮六
孟夏雩祀
大享明堂上
第三十五卷
吉禮七
大享明堂中
第三十六卷

有司攝事

吉禮八　有司攝事
大享明堂下
第三十七卷
吉禮九
給享於太廟上
第三十八卷
吉禮十
給享於太廟下
第三十九卷
吉禮十一　有司攝事
第四十卷
吉禮十二
享先農耕藉
第四十一卷

吉禮十三
封禪上
第四十二卷
吉禮十四
封禪中
第四十三卷
吉禮十五
封禪下
第四十四卷
吉禮十六
仲春祭后土
第四十五卷
吉禮十七
皇帝拜陵
第四十六卷

吉禮十八
宗正卿行諸陵
第四十七卷
吉禮十九
有司正月上辛祀感生帝
有司迎氣日祀五郊
有司臘日蜡百神於南郊
有司春分朝日於東郊
第四十八卷
吉禮二十
有司秋分夕月於西郊
有司春分祀九宮貴神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及雷神
有司孟冬祀神州地祇於北郊
有司春秋上戊日祭社稷

諸州縣祭社稷
第四十九卷
吉禮二十一
祭五瀆四鎮
有司時享太廟
有司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
季夏祭中霤
仲春祭五龍
第五十卷
吉禮二十二
薦新於太廟
第五十一卷
吉禮二十三
春秋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州縣儀附
春秋上戊釋奠昭烈武成王
祭四海四瀆
時享別廟
孟冬祭司寒

時旱祈報太廟社稷嶽鎮海瀆
第五十二卷
嘉禮一
元日受羣臣朝賀上壽
冬至受羣臣朝賀上壽
聖節御殿受羣臣朝賀
第五十三卷
嘉禮二
羣臣上尊號
讀時令
第五十四卷
嘉禮三
册命皇后
第五十五卷
嘉禮四
臨軒册命皇太子
第五十六卷

嘉禮五
親王納妃
宗室娶婦
公主降嫁
郡縣主降嫁
鄉飲酒
第五十七卷
嘉禮六
册命親王大臣
羣臣上表上
第五十八卷
嘉禮七
羣臣上表下
入閤
第五十九卷
嘉禮八
視朝
第六十卷
嘉禮九

常參起居
第六十一卷
軍禮一
皇帝親征祭告
凱旋祭告
獻俘馘御樓宣露布上
獻俘馘御樓宣露布下
第六十二卷
軍禮二
皇帝射於射宮
第六十三卷
軍禮三
皇帝講武
車駕臨奠
諸馬祭
第六十四卷
凶禮一
問大臣病

輟朝一品二品三品
合輟朝詔不輟朝
詔不舉哀
喪葬
第六十五卷
凶禮二
問宗族疾
輟朝期親大功小功緦麻
服紀當輟朝不輟朝
舉哀挂服
乳母舉哀挂服
輟樂
皇子薨百官奏慰
第六十六卷
凶禮三
特輟朝一品二品三品
舉哀
輟樂
追封册命
車駕臨奠
特輟朝期親大功小功緦麻
無服親特輟朝
詔不舉哀挂服
外族舉哀挂服
罷行幸

契丹國喪
第六十七卷
廢禮一
守衞
揩大珪
宗正卿行陵車蓋等
皇帝拜陵內人謁見
告哀飲福
第六十八卷
新禮一
恭謝天地上
第六十九卷
新禮二
恭謝天地下
第七十卷
夏國喪
祝版
明衣
祭司寒弧矢
中宮東宮勞問

新禮三
上帝后謚號册寶一
第七十一卷
新禮四
上帝后謚號册寶二
第七十二卷
新禮五
上帝后謚號册寶三
第七十三卷
新禮六
親謝宗廟
第七十四卷
新禮七
薦獻玉清昭應宮
第七十五卷
薦獻景靈宮

新禮八
眞宗幸亳朝謁太清宮幷上老君册寶上
第七十六卷
新禮九
眞宗幸亳朝謁太清宮幷上老君册寶下
第七十七卷
新禮十
謁文宣王廟幷加謚號
加上五嶽帝號上
第七十八卷
新禮十一
加上五嶽帝號下
第七十九卷
新禮十二
春分祀高禖

第八十卷
新禮十三
秋分享壽星　春分開冰薦太廟
享先代帝王置陵戶祠廟附　祀大火
第八十一卷
新禮十四
享先代聖賢
京師及州縣祭酺
第八十二卷
新禮十五
州縣祭風師雨師雷師
河中府祭后土廟
第八十三卷
新禮十六
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朝見宴

契丹國信使副辭
第八十四卷
新禮十七
高麗國使副見辭
宜州西南蕃黎州等處蠻王子見辭
海外進奉蕃客見辭
第八十五卷
新禮十八
常行儀衛
第八十六卷
新禮十九
五月朔受文武百僚朝
降聖節皇太子率文武百僚奉觴上壽
百官詣萬安宮賀皇太后
上皇太后尊號寶册
交州使副見辭
明肅皇后儀衛
內外命婦稱賀

第八十七卷
新禮二十
皇太后御會慶殿受羣臣朝賀
皇太后內殿受內外命婦朝賀
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
第八十八卷
新禮二十一
長寧節宰臣百僚上皇太后壽
長寧節內外命婦上皇太后壽
册命貴妃
第八十九卷
廟議一
高曾祖禰廟議
太祖謚議
第九十卷
四廟謚議
太宗謚議

廟議二
加上太祖太宗尊謚
第九十一卷
廟議三
眞宗謚議
仁宗謚議
第九十二卷
廟議四
伯祖昭穆異同議下
第九十三卷
廟議五
孝惠皇后賀氏太祖
孝章皇后宋氏
第九十四卷
廟議六
加上太廟六室尊謚
加上眞宗謚號二
伯祖昭穆異同議上
昭憲皇后杜氏宣祖
孝明皇后王氏

淑德皇后尹氏　懿德皇后符氏
元德皇后李氏
第九十五卷
廟議七　章穆皇后郭氏眞宗
明德皇后李氏太宗
第九十六卷
廟議八　章懷皇后潘氏眞宗
第九十七卷
廟議九　章懿皇后李氏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第九十八卷
廟議十
章惠皇太后楊氏眞宗　李昭述等議附
第九十九卷

廟議十一
改上眞宗諸后尊謚
第一百卷
廟議十二
追册皇后郭氏下仁宗
追册皇后郭氏上仁宗
温成皇后張氏

太常因革禮卷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八百戶 臣歐陽脩等奉敕編

總例一

擇日　　神位上

擇日

通禮。凡大祀、中祀、及大事。並前七日卜日。小祀及小事。並前五日筮日。皆於太廟南門之外。今儀皆廢。國朝之制。歲之常祀。有定日者。無定日而擇日者。司天監前一季具畫日牒禮院。禮院看詳無妨礙。回牒本監。本監牒尚書祠部施行。其餘非常祀及大事。皆司天監擇日。　禮院例册。乾德元年五月十二日堂帖。應諸司寺監。每年選擇四等祠發祭畫日。及諸日辰等。自來攝太常寺太卜局令（卜字下一字。音與御名同。嘉祐八年四月改爲局。他皆倣此。）祇應詔令。今後選擇日辰。宜並令司天監選定供報。太常禮院看詳無妨礙。（凡祀祭妨礙。各具本門錄之。）還本監。仍牒尚書祠部。具畫日散下。

神位上

通禮。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壇第一等。祀五方帝、大明、夜明、七座。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

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前位。餘內宮、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第三等。祀中宮、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中宮餘一百四十二座。齊列。祀外宮一百五座。於內壝之內。祀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封禪記。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天文邢中和上言。案天文志。角亢爲太山之根。景德三年。周伯星出於亢宿閒。果符上封之應。望於郊祀日置周伯星於亢宿閒。詔太常禮院與司天監定議。奏曰。周伯星出於亢。然亢氏相去不遠。望如中和議。而設其位於氐宿之閒。詔可。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敕翰林院學士晁迥等。據龍圖閣待制孫奭奏。臣謹案禮文。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有司攝事。只以天神從祀。當有六百九十位。近如每於冬至祀昊天。及以五方帝及五人帝五官從祀。幷配座共一十七位。而天皇大帝以下。絕無奉祀之文。且尋太皞句芒等。俱非冬至從祀之神。惟孟夏雩祀。季秋大饗明堂及之。今乃祀於冬至。其爲差異。未協典禮。尋下兩制等詳定。據兩制奏。案月令云。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說者謂以五方帝日月星辰及內外星官從祀。五月。祀皇地祇於方丘。說者謂以岳瀆等神從祀。又案開元禮、郊祀錄、開寶通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壇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方帝日月七座。第二等祭五星而下五十座。第三等祭二十八宿而下一百二十九座。內壝之內。祭外宮一百五座。內壝之外。祭衆星三百六十座。總六百八十七座。孟夏雩祀。季秋大饗明堂。壝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人帝。壇下祭五官。總一十七座。夏至祀方丘。壇上祭皇地祇配帝。第一等祭神州地祇。內壝之外。祭嶽

鎮海瀆而下六十八座。總七十一座。今取到司天監狀稱。圜丘、雩祀、明堂。並用版位一十七位。夏至方丘。用版位七十一位。卽是夏至方丘有嶽瀆從祀。冬至圜丘無星辰從祀。俱與雩祀大享同祭。人帝。切詳司天監版位實爲闕典。孫奭奏議。深協禮經。所有冬至圜丘神位。今後一依開寶通禮所祭祀位爲定。如有後敕升上及添入者。亦依後敕施行。所有合添禮料。亦委太常禮院具數遍牒諸司施行。續據太常禮院狀稱。昊天上帝從祀衆星。共六百八十九座。今併周伯星祀之。計六百九十座。有司攝事亦如之。所有合用籩豆祭器牲牢等物。已上牒諸司排比。詔可。禮院例册。景祐五年十二月。太常禮院奏。準詳定所奏。欲乞改正南郊從祀神位。玄冥爲元冥。玄武爲眞武等。謹案。周禮。孟冬。祠司民。本因唐朝避文皇帝諱。遂改司人。今欲依例改玄冥等作元。先於南郊及臘祭告改名之意。其玄武玄冥玄弋玄枵等。並無正壇。只是配座。欲擇日差官於南郊設昊天上帝位。幷於本等設玄武以下四位。各用幣酒脯告以改名之意。詔可。遂改玄武爲眞武。玄冥爲眞冥。玄弋爲眞弋。玄枵爲眞枵。禮院例册。慶厤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司天監奏。今寫造南郊壇圖。竊案。郊祀崇祀錄內。冬至祀昊天圖。末階有鉞星一位。南郊圖有錢星一位。臣勘會末階只有鉞星。卽無錢星位。自祥符七年。差錯至今。謹詳隋書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鉞一星。附井之前。詔下。依司天監所奏改正。通禮。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若皇帝親祀。卽天地合祭。設神位南向。以宣祖配。又設五方帝於壇第一等。禮閣新編。淳化四年。至道二年詔。皇帝親行祈穀。合祭天地。用冬至圜丘神位。通禮。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若皇帝親祀。卽天地合祭。設神位俱南向。以宣祖昭

武皇帝配。又祀五方上帝於壇之第一等。又祀五人帝於壇之第二等。又祀五官於內壝之外。　禮閣新編。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行大雩之禮。詔如冬至圜丘神位。　通禮。春秋祀九宮貴神於東郊。方壇五陛。九宮位歲無定位。祀日。司天監一員差次之。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司訓單于淵奏。九宮貴神交錯。乞將九宮太一依太一逐年飛移位次。送兩制集司天大監衆官參議。據王立等狀稱。九宮太一經內。別無明文。只依伏位祭祀。卽不知已前有無移位之禮。乞朝廷詳擇吉禮施行。于淵等狀。案九宮太一經。九宮貴神謂。巡歷九州分野。逐年移位。所以乞將九宮太一經依逐年飛位祭祀。若只依伏位。卽九年一次。正當其位。若用飛位。是應逐年所臨位次。卽不知前朝祭祀伏位之典。臣等看詳衆官及于淵等。各有所陳。郤良遇九宮圖。每歲一移。兼推九州所主災害之法。又唐天寶中。術士蘇嘉慶。始置九宮神壇。上依位次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提攝。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靑龍。每歲祭以四孟。隨時改位。謂之飛位。自乾元以後。祇依本位致祭。遂不飛易。仍減春秋二祭。國朝因乾元故事。無所更改。于淵等所請。卽合天寶初祭之禮。又合良遇飛碁之圖。衆官所陳。卽是乾元後來及見今所行祭儀。臣等竊以九宮之法。本自術家時祭之文。經禮不載。昔漢室祠官所領。多本於方士。其牲幣壇場之數。歲時昏曉之節。薦配鼓舞。卽用其方。故黃帝用梟。武夷用乾魚之類。是則爲民請福。無文咸秩。今議者或以謂不必飛移。若日月星辰躔次周流。而祭有常所。此則定位之祀。所當從也。若其推數於回復。候神於恍惚。因方弭沴。隨氣考祥。則飛位之文。固可遵用。臣等參議。若依于淵等所

請亦協唐禮舊文。卽乞祭九宮之神。特差司天監官一員。就祠所隨每年貴神飛碁之方旋定祭位。所冀俯從衆論。保祐蒸黎。詔可。仍以天聖七年己巳歲日厤爲首。太一每歲移一宮。周而復始。　通禮。禘祫於太廟。僖祖文憲皇帝、文懿皇后、翼祖簡恭皇帝、簡穆皇后、及別廟孝明皇后、孝惠皇后之座。皆北廟南向。順祖惠元皇帝、惠明皇后、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座。皆南廟北向。　慶厤祀儀。僖祖皇帝、文懿皇后、從西第一室。順祖皇帝、惠明皇后、從西亦第一室。皆相對爲位。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從西第二室。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從西第二室。亦相對爲位。太祖皇帝、孝明皇后、孝惠皇后、從西第三室。太宗皇帝、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從西第四室。眞宗皇帝、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從西亦第四室。皆相對爲位。淑德皇后、從西第五室。章懷皇后從西亦第五室。亦相對爲位。　通禮。配饗功臣。未有名氏。慶厤祭儀。位有三等。第一等。韓王趙普、中書令曹彬配。第二等。中書令薛居正、侍中石熙載、中書令潘美配。第三等。中書令李沆、尚書令王旦、中書令李繼隆配。　通禮。仲春祀五龍於壇。慶厤祀儀。祀五龍於廟。在國門之東。

太常因革禮卷二

總例二

神位下

神位下

通禮。仲春仲秋上丁。釋奠於國學。文宣王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先聖正座。南向。先師東南。西向。其諸弟子。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參。堂上分坐。顓孫師、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公皙哀、曾點、顏無繇、商瞿、高柴、漆雕開、公伯寮、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巫馬施、陳亢、梁鱣、顏幸、冉孺、曹卹、公孫龍、顏高、漆雕哆、商澤、狄黑。公西葴、孔忠、邽巽、叔仲會、公西輿如、顏何、施之常、顏之僕、步叔乘、顏噲、秦非、鄭國、燕伋、左人郢、縣成、榮旂、公祖句茲、申黨、奚容葴、秦冉、壤駟赤、林放、石作蜀、任不齊、句井疆、公良孺、及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兩廡分坐。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詔贈兗公顏回進封兗國公。閔損等九人進封公。損封瑯琊公。冉耕封東平公。冉雍封下邳公。宰予封臨淄公。端木賜封黎陽公。冉求封彭城公。仲由封河內公。言偃封丹陽公。卜商封河東公。贈郰伯曾參等六十二人進封侯。參封瑕丘侯。顓孫師封宛丘侯。澹臺滅明封金城侯。宓不齊封單父侯。原

憲封任城侯。公冶長封高密侯。南宮适封龔丘侯。公晳哀封北海侯。曾點封萊蕪侯。顏無繇封曲阜侯。商瞿封須昌侯。高柴封共城侯。漆雕開封平輿侯。公伯寮封壽張侯。司馬耕封楚丘侯。樊須封益都侯。有若封平陰侯。公西赤封鉅野侯。巫馬施封東阿侯。陳亢封南頓侯。梁鱣封千乘侯。顏幸封陽穀侯。冉孺封臨沂侯。曹卹封上蔡侯。公孫龍封支江侯。顏高封雷澤侯。漆雕哆封濮陽侯。商澤封鄒平侯。狄黑封林慮侯。公西蒧封徐城侯。孔忠封鄆城侯。邽巽封高堂侯。叔仲會封博平侯。公西輿如封臨朐侯。顏何封棠邑侯。施之常封臨濮侯。顏之僕封寃句侯。步叔乘封博昌侯。顏噲封濟陰侯。秦非封華亭侯。鄭國封朐山侯。燕伋封汧源侯。左人郢封南華侯。縣成封武城侯。榮旂封猷次侯。公祖句茲封卽墨侯。申黨封淄川侯。奚容蒧封濟陽侯。秦冉封新息侯。薳瑗封內黃侯。琴張封頓丘侯。伯虔封沐陽侯。冉季封諸城侯。秦祖封鄄城侯。申棖封文登侯。漆雕徒父封高苑侯。壤駟赤封上邽侯。林放封長山侯。石作蜀封成紀侯。任不齊封當陽侯、句井疆封淦陽侯。公良孺封牟平侯。七月戊寅。詔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左丘明贈瑕丘伯。齊人公羊高封臨淄伯。穀梁赤封龔丘伯。秦博士伏勝封乘氏伯。漢博士高堂生封萊蕪伯。漢九江太守戴聖封楚江伯。漢河閒博士毛萇封樂壽伯。漢臨淄太守孔安國封曲阜伯。漢中壘校尉劉向封彭城伯。後漢大司農鄭衆封中牟伯。後漢河南人杜子春封維氏伯。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贈扶風伯。後漢北中郎將盧植封良鄉伯。後漢大司農鄭玄封高密伯。後漢九江太守服虔封滎陽伯。後漢侍中賈逵封岐陽伯。後漢諫議大夫何休封任城伯。魏大將軍王肅贈司空。魏尚書郎王弼贈偃師伯。晉鎮南大將軍杜預贈司

徙。晉豫章太守范甯封新野伯。分祀兩廡。　通禮。春秋上戊。釋奠於武成王。以酈侯張良配。武成王正座南向。張良東南西向。管仲、田穰苴、孫武、白起、樂毅、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郭子儀。已上堂上分坐。范蠡、吳起、孫臏、田單、廉頗、趙奢、李牧、王翦、曹參、彭越、周勃、周亞夫、李廣、衞青、霍去病、趙充國、鄧禹、寇恂、馮異、賈復、吳漢、耿弇、馬援、段熲、皇甫嵩、張遼、鄧艾、關羽、張飛、周瑜、呂蒙、陸遜、陸抗、羊祜、杜預、王濬、陶侃、謝玄、慕容恪、王猛、檀道濟、王鎮惡、長孫嵩、斛律光、慕容紹宗、王僧辯、宇文憲、于謹、韋孝寬、吳明徹、楊素、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李孝恭、尉遲敬德、蘇定方、裴行儉、王孝傑、張仁亶、王睃、郭元振、李光弼、李晟。已上兩廡分坐。　太祖實錄。建隆四年四月。太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圖畫名將。指白起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何受饗於此。以杖畫去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言。配享七十二賢。王僧辯不克令終。慮非全德。望加裁定。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同詳定以聞。六月。昭等定議。武成王廟。升入歷代功臣二十三人。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西晉王渾、東晉周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周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其舊配享功臣。退二十二人。（白起一人。先已杖畫訖。）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熲、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詔曰。其武成王廟從祀神像。齊相管仲宜塑像。升於堂。魏西河太守吳起宜畫像。降於廡下。餘自張良而下五十二人。皆如通禮舊制。是月。祕書郎直史館梁周翰上言。伏覩詔書。命吏部尚書張昭等。銓定武成王廟七

十二賢功業取終無瑕者方得與焉臣雖甚愚竊謂不可請試論之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驩古今同流校其末節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定天下輔成王涖阼階盛德大勳極天蟠地外則淮夷搆難內則管蔡流言蠆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起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善哉臣以爲非也孔子亦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不遑舍魯奔走厄陳雖苟合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惡愼名未知其可其受學之門人則宰予覆族仲由凶死此又可謂盡善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於磨涅不渝求其始卒如一者臣竊以謂難其人矣根乎唐室崇獎太公厥意無他其理甚顯蓋天下雖乂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佐民之道立乎爲武之宗欲張國威遂進王號正元之閒祀典益脩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義類別定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葅醢以受誅白起則賜劍杜郵伍員則浮屍江澨左車亦奔走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憯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持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謫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徵於檻車李虎通神廣後期而自剄竇金陳廡嬰挾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谿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遠屍闕遺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徒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爲仇國所擒張飛則遭帳下之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

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師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非。投畀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伏況陛下方勵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光堯御名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或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具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足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從新議則恐泥。仍舊貫則稍優。或以矛盾相違。攻拒異効。卽乞下臣此疏。廷議其長。於所執衆寡之中。卽厥理是非可見。疏奏。帝以升降之制。有所懲勸。不報。　慶厤祀儀。自張良管仲而下七十五人。依舊配享。不用建隆四年升降之制。

太常因革禮卷三

總例三

行事官上

行事官上

通禮。大祠無五使。國朝會要。自建隆以來。承唐五代近制。以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開封尹爲橋道頓遞使。太常卿御史中丞或闕。則以學士及他尚書丞郎爲之。國朝會要。建隆四年。太常禮院上言。唐韋縉爲太常卿、知禮儀院。又杜鴻漸、楊綰、並以太常卿爲禮儀使。其職一也。準儀注。以禮儀使贊道。而開元禮合用太常卿。今請並置。分左右前引。詔可。通禮。凡皇帝親祀。亞獻以太尉。終獻以太常卿。禮院儀注。乾德六年南郊。並以親王充獻官。至今循用乾德故事。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九年南郊。禮儀使扈蒙、奏請鑄南郊五使印。詔可。禮閣新編。淳化三年八月七日。殿中丞祕閣校理吳淑奏。昊天上帝四祭。太廟五饗。舊例以宰臣攝太尉行事。今欲依舊差除。餘大祠並以丞郎給諫已上攝太尉行事。其中小祠。差諸司四品以下官。舊差監察御史一員充監祭。近來或遇闕官。以它官通攝監祭事。是致在位之臣動涉違慢。今欲依舊差監祭外。如有祭器禮料不循典禮。令御史臺糾察不法。以懲懈慢。詔可。禮閣新編。景祐二年九月。臣寮上言。南郊壇上行事官。東南數多。

西北數少。至有二人同獻一位。三四十位而一人獨獻。又有官高而獻上者。年老羸疾。不能拜跪。數未畢而遂已者。乃詔凡差官皆使壇位上下與官資相稱。仍不差老疾之人。如有輒去位次。委御史臺彈奏以聞。封禪記。大中祥符元年。封太山。眞宗欲重祀事。五使通以中書樞密院爲之。仍令知開封府任中正同與橋道使事。有司更鑄封禪五使印。舊制。禮儀使以下四使。皆申狀大禮使。至是詔令仍行此制。禮閣新編。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殿中侍御史崔憲奏。伏見近年所差諸祠行事官。或新登仕路。未曉典禮。或久次外官。不嫻祭祀。望自今差官。並令先赴齋宮閱習儀式。所貴不失恭嚴奉祀鬼神之意。詔可。禮閣新編。大中祥符八年十月九日。禮院奏。竊見冬至祀昊天上帝。季秋大饗明堂。四月雩祀。夏至祭皇地祇。臘蜡百神。各於壇壝及壇下壝內設從祀神位甚多。獻官員數稍少。升降既頻。深慮未盡恭恪。欲乞量添員數。以供祀事。謹具畫一如後。冬至祀昊天上帝。壇第一壝五方帝、日、月、天皇大帝、北極、共九位。已上司天監二員。壇第二壝內宮已下五十四位。分獻官二員。壇第三壝中宮已下一百五十九位。分獻官舊三員。今乞增二員。壇下內壝之外。外宮一百六位。分獻官舊三員。今乞增一員。內壝之外。衆星三百六十位。分獻官舊四員。今緣星位稍多。欲乞增四員。仍準通禮祠祭。許祝史齋郎助奠。四月雩祀昊天上帝。壇第一壝。卯階北一位。午階東一位。午階西一位。酉階北一位。子階西一位。已上司天監一員。壇第二壝。卯階北一位。午階東一位。午階西一位。酉階北一位。子階西一位。壇下辰階東南。句芒已下五位。已上獻官一員。今乞增一員。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壇第一壝、第二壝及壇下從祀神位。乞依雩祀例增獻官之

數。夏至祭皇地祇。壇第一壝。午階東一位。壇下卯階北十四位。司天監一員爲獻官。午階東十四位。午階西十四位。舊獻官一員。今乞各增一員。酉階南十四位。子階西十四位。舊獻官一員。今乞增一員。腊祭百神。壇下卯階北三級三十一位。卯階南一級一十一位。已上司天監一員。午階東四級四十位。已上司天監一員。午階西四級二十八位。酉階南三級二十九位。已上獻官一員。自壇而下。各乞增一員。酉階北一級十二位。子階西三級三十五位。子階東一級十一位。舊獻官一員。今乞增一員。所有獻官祭服贊引禮生緋衣介幘陳設之類。亦令逐司計度申請。詔可。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年九。有司上言。常祀冬至祀昊天上帝。享太廟。並中書大臣攝事。唯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壇。止差正郎行禮。況凡有奏告。先云天地。次言宗廟。伏望自今每歲夏至祭皇地祇。差兩制已上臣寮攝事。詔下禮官議曰。祠令諸大祀中祀。有行事須攝事者。昊天上帝、太廟、二祀。太尉、則中書門下攝。司徒、司空、以尚書省五品攝。餘大祀。太尉、以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攝。闕、則兼取五品。今參詳令文。已有定制。欲且仍舊。有詔。夏至日祭皇地祇。自今遣大兩省以上官攝事。　國朝會要。天聖二年南郊。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欽若爲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李維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晏殊爲儀仗使。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薛奎爲鹵簿使。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王臻爲橋道頓遞使。舊制。五使不以官之高下。故祥符六年奉祀大禮。以平章事向敏中年老不任罄折。命樞密使王欽若爲禮儀使。而敏中爲儀仗使。至是。始以官之高下爲五使之次。故御史中丞不得爲儀仗使而爲鹵簿使。　禮院儀注。明道二年二月。皇帝親耕耤田。以中書樞密院

充五使。皇祐二年。親祀明堂。嘉祐四年。祫享太廟。七年。再祀明堂。差官並用明道二年之故事。

禮院例册。慶厤五年十一月。知禮院孫錫奏。臣昨預孟秋薦享。竊見奉慈廟有勒留官董守密攝奉禮行事。伏以宗廟祖考之禮。莫重於祼。近以輔臣。今或兩制。以攝太尉。所以尊崇孝享。恭之至也。若太常胥吏。不與士流爲齒。要可使綴班廟戶。捧瓚殿室。今後祀祭。欲不差勒留官攝奉禮。如允臣所請。乞付有司施行。詔令禮院詳議者。寺司先進景祐敕書。京官並令本寺取索三十人以備差攝。及五年磨勘引見。續準審官院牒。準慶厤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中書劄子。曾經二十次行事。與先次差遣。仍減一年磨勘。寺司竊見本寺行事京官簿內。見管京官。只有十數員祇候差攝。又準編敕。齋郎曾經行事三次已上。特與減一選。不會行事。加一選。其間多是在外守選。不來投狀。寺司遂具逐度闕人。差祠祭院勒留官。幷諸局令丞已下。相兼充攝奉禮。今準指揮。不差勒留官攝奉禮。伏緣將來臘享。同日五祭。幷立春青帝。祭東太一宮。行事實使太祝奉禮二十員。兼慮非泛祭告。若必欲京官齋郎。卽無由得足。寺司再詳。其奉禮。在宗廟。只捧瓚授於太尉。在諸壇只捧幣授於太尉。其捧擎祭祀禮物。並職掌人所爲之事。見今壇廟捧俎。只用攝理不妨。今後除天地宗廟依指揮外。其餘祠祭。並且依舊。遇闕官之時。差勒留官、令丞等、相兼充攝行事。詔可。

太常因革禮卷四

總例四

行事官下

行事官下

禮閣新編。天禧四年五月四日。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同知禮院楊嵎奏。郊祀事差攝公卿行事。每至行禮時。禮直官等、承例引至罍洗帨手。更不親滌酒爵。及至神位。所司已先酌酒實爵。執於神席。其太尉已下。接爵致奠。全不依開寶通禮、親行滌爵酌酒之儀。今乞嚴戒禮直官等。凡引三獻行事。須依典禮。禮院參詳。凡遇祠祭。並令攝事臣寮。依典禮。詣罍洗。親行潔滌酒爵。所有酌酒實爵。並依舊儀祗應。詔可。禮院例册。天聖七年十月一日。殿中丞祕閣校理知禮院錢仙芝奏。臣今月十五日。尚書省受誓戒。二十二日立冬。祀黑帝。至十七日。準監察使殿中侍御史李宗詠牒。已準敕差充三司戶部判官。更不赴祠所。竊詳詔令。凡散齋致齋。身有故。卽許牒官同攝。伏況祀爲大事。著在經典。至如宰臣、參知政事。皆總領天下機務。每遇行事。尚於中書致齋二日。一日赴祠廟。矧此三日。司一局之職。亦未致妨闕職業。臣欲乞特降敕命。今後差充行事官。受誓戒訖。或遇別有差遣。須畢祠祭。然後赴職。所貴嚴肅祀事。稍存典型。詔可。禮院例册。景祐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南郊。禮儀使章得象奏。檢會天聖五年十月十六日敕。小禮院奏進中

書劄子。自來祠祭內。宗廟差宰臣、參知政事等充攝行事。近年如有服制者。旋卽奏聞。改差別官。多致妨闕。竊慮別有典故。乞檢詳詔送禮院檢討聞奏。臣等案律。如有緦麻親上喪。遣充執事者。笞五十。陪從者。笞三十。此皆唐初所定。至正元六年。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乞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王涇著郊祀錄。稱是一時之事。非典禮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只依正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所狀。乞依郊祀錄。緦麻已上喪。不預宗廟之祭。當時詔可。自後有緦麻已上服者。雖是公除。不預差宗廟之祭。當院參詳唐吏部起請證據甚明。所以郊祀錄王涇所說。卽別無典故。欲乞今後依準正元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庶使協從舊典。預備祠司。詔可。得象又奏。參詳上項勅命。將來大禮除有父母服。不得入太廟、奉慈廟外。如景靈宮、南郊壇。卽別無所妨。欲乞特行告諭。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八月。太常禮院奏。南郊壇第一龕五方帝、大明、夜明、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極、並只差司天監保章正等官行禮。五帝已下。皆屬尊神。官秩苟卑。饗接非稱。今參詳。壇第一龕。欲差少卿監或正郎充獻官。每位各一員。其第二第三龕。並差員外郎已上。每龕一員。神位多處。量加員數。如官闕。卽差已次官。內壝外衆星。並乞量位數差京官與保章正等官分拜。詔可。　禮院例册。慶厤七年。知禮院邵必言。古之君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祠祭者。今制但不許入太廟、奉慈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之行事。臣始甚疑駭。既而熟詳其意。蓋是前後相承。誤認禮院所引唐正元六年吏部起請之文。臣竊詳吏部起請。凡慘

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然則言公除者。謂周已下。緦麻親已上。服內衣縗。謂之喪服。假滿卽吉。謂之公除。非謂居父母喪而得吉服從祭也。故是時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公除。慘服入閤門。上問宰臣董晉。對曰。準式。朝官有周已下喪者。許服絕緩。不合淺色。上曰。南班安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遂詔常參官周已下喪者。禁慘服朝會。是則當時周以下、緦麻已上喪。雖已公除。尙有慘服。至是乃禁止之。悉使常服以從朝會。故前吏部所請慘服既葬公除者。謂周已下也。而前後相承。誤認以爲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臣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緦麻已上喪者。不許執事。云祭天地社稷則不禁。此唐之造律者。以王制有越紼行事之文。故直云爾。是亦不詳經典之義也。且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言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之喪而得從天子祭於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不禁者。亦只謂緦麻已上、周已下喪故也。且南郊太廟。等爲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者。既不得入太廟。至於南郊。則愈爲重。豈得謂之無妨乎。臣復思、朝廷每因大禮。則侍祠之官。普有霑賚。今使居喪之人得與祠事者。是不欲慶澤之行而有所不被爾。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乎。矧國家近歲兩制已上臣寮。並許終喪。唯於武臣。尙仍舊制。是以取古之墨衰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爲不可。臣又詢諸有司。言自來臣寮有父母服者。雖云不許入太廟。然皆得至齋宮勾當。不入神門行禮。其南郊。雖至壇所無嫌。況齋宮在廟門之內。郊壇仍接神之所。吉凶相瀆。莫此爲甚。且居常祠祭官。出入尙先期淸道。不

得見諸凶穢。今天子親祀郊廟。而仍容喪者執事其閒。尤不可也。臣欲乞今後郊廟行禮。應有臣寮居父母喪而被起者。並不許赴。若以慶澤之行並須霑及。亦在朝廷一時指揮而已。疏奏。詔禮官定議以聞。禮院言。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黲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案太常新禮。自今宗室及文武百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祀大禮。唯不入宗廟外。其郊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著祭服無嫌。伏緣今來遭喪被起者。悉有職事。難以盡廢。欲今後大祭。應有父母喪被起者。依舊不得入宗廟外。其郊壇所聽權從吉服。行本職事。唯不得入壝門。庶協禮意。而又不廢官守。詔可。　禮院例册。皇祐四年。知禮院邵必奏。準敕孟享奉慈廟監禮。伏見宗正卿一員。差司天監春官正趙惟恭攝。竊況此輩出於冗賤。不識典禮。雖前一日。依應祀儀。預令習熟。至於行禮之際。旋卽廢忘。進退俯仰。亦所不能。非惟有瀆明靈。抑使被上卿冕服。與士流爲伍。實所不稱。欲望朝廷今後應攝行祀事。更不差伎術卜祝之類。如宗正卿闕同姓臣寮。或乞相度權差宗室子弟行事。所冀薦達孝誠。盡得如禮。具奏聞。詔可。　禮院例册。嘉祐四年。祫享太廟。禮官上言。謹案祀儀。配享功臣及七祀。並知廟卿行事。而五禮精義。功臣每室獻官一員。七祀一員。今配享功臣比唐差少。欲乞幷七祀共差獻官二員。詔可。　禮院儀注。嘉祐四年。祫享太廟。尚書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邵必奏曰。臣謹案周禮小宗伯之職曰。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祀肆儀。則爲位。鄭氏注肆、習也。謂若今時肄儀於司徒府。則是周公制禮。會同禱祀。固有習儀之法。以鄭注言之。若漢習儀於司徒府。則

周之肆儀。亦於他所。明矣。今習祫享儀。而止就太廟中。啓室登殿。拜則小揖。奠則虛爵。樂舉柷敔。舞備行綴。其褻慢神靈。莫此爲甚矣。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今天子未行親祀。而有司瀆之。臣恐非所以爲致恭之意。臣欲乞自今後親祀。習儀於尚書省。以比漢之司徒府。仍下臣章於兩制禮官。重加詳定。禮官言。漢有三公府司徒府。唐則有三公。皆禮上於尚書省。今請習儀於尚書省爲便。詔可。

太常因革禮卷五

總例五

壇壝上燎壇附

壇壝上

通禮。諸祠皆不著壇壝制度。禮閣新編。建隆四年。禮官奏請。爲圜丘四成。下成縱廣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各高八尺一寸。爲十有二陛。每成十有二級。下設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之。周垣四門。飾以方色。此誠舊禮之制。伏乞朝廷特加營建。以表聖人恭事天地之意。詔可。

太常新禮。淳化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太常禮院狀。準吏部侍郎李至奏。皇地祇、五郊、迎氣、夕月、百神、靈星、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諸馬祭壇。雜在民家丘墓。汚瀆滋甚。神明降鑒。本重蠲潔。伏乞度地移壇。依唐正元故事。差官告祭。詔悉移皇地祇五郊等壇。依通禮方位營建。仍差獻官用香幣酒脯。陳告移之意。五月。太常寺奏定大小祠神壇設壝壝數。準禮例。圜丘方丘。壇設三壝。又據令文。天地五郊。三百步內。不得葬埋。壝外三十步。不得耕種。壝內斷行往及樵牧。今詳圜丘方丘。已有制度。先農壇準敕已設兩壝。其餘祠壇。禮文悉無定制。今欲係大祠處各設兩壝。中小祠設一壝。壝二十五步。各於壝內安壇。詔可。國朝會要。景祐二年九月。翰林學士判寺李宗諤言。太常寺所管四郊諸壇及齋宮。乃帝王爲民祈福之所。令嚴

酹俯近。各以修飾。欲起自來年。本寺四時依次差太祀奉禮二員。徧至四郊巡行。有隳損疏漏處。供申完葺。其判官仍每歲春秋躬自案視。所貴清肅。伏望著爲定式。詔可。　太常新禮。天聖六年。禮官孫奭上言。皇地祇等一十八壇。皆有壝及營塹林木。唯南郊壇獨無。樵童牧叟。馬牛風逸。徑至壇所。欲乞依禮設爲三壝。如以皇帝親郊。壝門不便。可就外壝權築小牆。四面各置欞星小門。遇皇帝親郊。則撤之。以青繩柱表識其處。禮畢如舊。詔可。　禮院例册。皇祐二年十月六日。同知禮院邵必奏。昨於慶厤七年八月內劄子。據王簡祖墳在九宮壇側。乞依典故移改。九宮貴神朝日壇者。竊詳九宮壇本是中祠。咸平四年。升爲大祠。所以制度未合典故。致有舊葬墳園在百步內。又據殿中侍郎史韓贊奏。臣近於東郊監察。風聞知石州王簡奏。爲先塋近九宮朝日兩壇。有妨合葬祖母。乞移祀壇。以全墳域。夫臣子之意。在稟君親。今欲遷國家禱祀之奏。遂私門安厝之便。其爲非禮。茲實甚焉。伏況壇壝之設。歲年已深。豈宜一朝遽從其請。儻其墳域已在壇所七十步外。不若許其開壙合葬。卽不許別造立墳。如此則理亦稍通。愈於遷壇而避墳也。欲乞更不移易。以表告虔之地。不爲臣下之便。詔令禮院差官再行定奪。奏曰。檢詳唐禮部式。郊地五郊等壇。三百步內。不得葬埋。及本朝祠令。諸郊壇神壇。皆不能樵採芻牧。壝外三十步。不得耕種。壝內常斷人行。又禮閣新編。淳化四年四月十七日敕。小除圜丘設三壝。及先農壇近準敕設兩壝外。其有五帝日月神州諸大祠壇。各設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所有中小祠壇。並各設一壝。又淳化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天地神壇。依典禮。壇外設壝。所有諸郊大中小祠神壇。並於壝外安壇。今看詳九宮貴神及朝日。並

係大祠。合設兩壝。於壝內安壇。案內壝四面皆闊二十五步。外壝於內壝之外。四面相去各二十五步。合方七十五步。今二壇四面皆闊一百步已來。除兩壇壝七十五步之外。尚各有地十二步有餘。兼據咸平四年五月。升九宮貴神爲大祠。當年九月內。遷展壇壝之時。亦言百步外並無墳林。卽云當時只依唐化四年敕大祠壇壝制度遷定。及詳禮部式云。天地五郊等壇。三百步內。不得葬埋。蓋以指言圓丘方澤及五帝壇。亦不言諸大中小祠神壇一例。若此。今取責見今天地五郊等壇。三百步內。有無墳塋。狀稱。天地五郊等壇。三百步內。見有墳塋不少。若移二壇以避墳墓。則天地五郊之壇並須遷改。況今京城側近。墳冢相屬。若據禮式。一壇之地。方闊六百餘步無墳塋始爲吉土。不惟近城無地可擇。兼久來祠祀之所。一旦驟此移改。深恐神靈不安。今乞天地五郊壇依禮部式。三百步內。止絕不得埋葬外。其諸大中小祠神壇。並依唐化四年敕立定壇壝步數外。更依令文。壝外三十步。不得耕種及有葬埋。如此。則於禮令皆合。事可經久。仍乞本寺每季舉行。免使細民誤有所犯。其王簡祖墳。今已在二壇三十步外。竝已無妨。伏緣九宮朝日二壇。竝屬大祠。其於薦享。多歷年祀。不可因臣庶之家開展墳域。輕議遷徙。詔。天地五郊壇。依禮部式。三百步內。今後止絕更不得葬埋。其已有墳塋者。許令依舊。餘竝依禮院所奏施行。仍令開封府遍行告諭。應係祠壇去處。三里內不得焚燒尸柩。如有違犯。竝寘刑典。　禮院例册。皇祐三年九月三日。太常禮院準中書批送下太常寺狀。據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同知禮院馮浩等狀。謹案。唐郊祀錄。方丘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一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二尺。今來皇地祇

壇。四角再成。面闊四丈九尺。縱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尺三寸。陛廣三尺五寸。大抵卑陋。不與禮典相應。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圓丘之制。極爲崇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略。未稱國家嚴恭明察之意。伏乞據狀敷奏。下有司依唐郊祀錄制度增修。□□□□□□□浩等、竝乞依唐郊祀錄制度增修皇地祇壇。兼檢詳到典禮如後。歷代制度。惟唐最詳。況國家郊祀壇壝大率皆循唐制。一案周禮大司樂職。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疏曰。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自然之丘。象地方耳。又一案。後漢祭祀志。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又一案。隋書禮儀志。爲方壇於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爲壝再重。又陳宣帝卽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至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郎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卽今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三分益一。高丈二尺。取二倍漢家之數。又後齊北郊。廣輪四十丈。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圜丘。壝外大宮。廣輪三百二十步。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一丈二尺。又後周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丈。方四丈。方一階。

亦一級。其壇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又案唐郊祀錄。皇地祇壇。長安在宮城北四十里。洛陽在徽安門外道東一里。其丘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注云。案漢制。北郊方壇四陛。於城北四里。晉賀循采而用之。又後周之制。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丈。方四丈。方一階。亦一級。其壇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隋制。於城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皇家之禮因之。此蓋因下事地之義也。敕依禮院所奏。如制度未合典故者。亦令檢詳施行。

太常因革禮卷六

總例六

壇壝下

壇壝下

禮院例册。皇祐五年閏七月。太常禮院奏。送奏皇地祇壇不與典禮相合。已行修築外。有諸神壇壝制度未合典故者。亦令檢詳古今因革畫一。開說如左。一。五方帝壇。後漢志云。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隋禮儀志。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隋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爲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爲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爲壇國北光化門外道北。去宮十一里。丗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唐郊祀錄。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其壇長安在通化門外十三里灌水東道北。洛陽在上東門外七里道北。制廣四丈。高八尺。隋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臣案月令。春數八。東方。迎春之氣也。故自後周至皇唐之制。皆法此。祀赤帝赤熛怒於南郊。其壇長安在明德門外道西二里。洛陽在定鼎門外午橋道西二里。其制皆廣四丈。高七尺。案隋制。赤郊爲壇。在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廣四丈。皇朝因之。月令云。夏數七。故高以法之。祀黃帝含樞紐於南郊。其壇長安在光化門外一里半道西。洛陽在厚載門

外道西一里。其制廣四丈。高五尺。案隋制。黃郊爲壇在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皇唐因之。月令云。中央土。其數五。故高厚之法以五尺爲度。祀白帝白招拒於西郊。其壇長安在開遠門外道南一里。洛陽在麗京門外苑內西南十五里。其制廣四丈。高九尺。案隋制。白郊爲壇在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廣四丈。皇朝因之。月令。秋數九。故制亦九尺。祀黑帝汁光紀於北郊。其壇長安在光化門外道西二里。洛陽在徽安門外七里。其制方廣四丈。高六尺。案隋制黑郊爲壇在宮北十一里。廣四丈。高六尺。皇朝因之。月令。水數六。故制亦六尺也。今青帝壇高七尺。方六步四尺。赤帝壇高六尺。東西長六步三尺。南北長六步二尺。黃帝壇高四尺。東西南北各長七步一尺。白帝壇高七尺。東西長六步一尺。黑帝壇高五尺。東西南北各長三步七尺。一百神壇。唐郊祀錄。蜡百神於南郊。其壇長安在明德門外一里道東。洛陽在定鼎門外午橋東南二里。即無高廣制度。今檢到慶厤三年引崇祀錄。百神壇宜準朝日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百神壇高四尺。東南長七步二尺。南北長六步四尺。一高禖壇。後漢禮儀志。立高禖於城南。晉元康中。高禖壇上石。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所從。博士束晳對曰。高武帝晚得子。始立高禖。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隋書禮儀志。後齊爲高禖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太常新禮。高禖壇制。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別二十六步。主用青石。其長三尺八寸。用水生木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致壇上稍北。露首三寸。今壇高廣並與後齊制同。一神州地祇壇。唐郊祀錄。祭神州地祇於北郊。其壇長安在光化門外黑帝壇之西。洛陽在徽安門外道東一里。其制高三尺。案後周制。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之右。不言其廣。今據慶厤三年檢詳崇祀錄。高五尺。周迴四十八步。四出陛。今神州地祇壇。高五尺。方三丈一尺。一朝日夕月壇。隋禮儀志。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漢法。

不候二分。于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禮。而以正月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丁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隋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丈。廣四丈。每以秋分夕月。唐郊祀錄。朝日於東郊。其壇。長安在春明門外一里半道北。洛陽在建春門外百步。其制廣四丈。高八尺。夕月於西郊。其壇。長安在開遠門外一里半道北。洛陽在麗景門外苑內西南十五里。其制。爲坎深三尺。縱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丈。方廣四丈。今朝日壇高七尺。東西長六步一尺五寸。南北同。夕月坎深一尺二寸。東西四丈。南北四丈。壇高一尺二寸。東西二丈。南北二丈二尺。一。九宮壇。唐禮儀志。天寶三年。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城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三成。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唐郊祀錄。九宮貴神於東郊。其壇在長安春明門外一里半道北。壇制三成。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小壇九。皆高尺五寸。縱廣八尺。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又西南爲一階。曰坤道人門。凡行事。升階必由此焉。太常新禮。咸平四年十月。有司請爲壇再重。其一成縱廣各十二丈。再成縱廣十丈。並高三尺。壇上隨方設色。每位縱廣一尋。各相去再尋。今九宮壇下層高三尺五寸。上層高三尺三寸。東西長二十步四尺。上有小壇九。南北同。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壇。後漢祭祀志引漢儀。縣邑以

丙戌日祀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隋禮儀志。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師於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天神是陽。故兆於南郊也。兆雨師於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隋制。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十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唐郊祀錄。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壇。長安在光化門外二里道西。洛陽在徽安門外七里。其制高三尺。周迴二十五步。風師壇。長安在通化門外十三里。滻水東道北。洛陽在建春門外六里。道北一里。其壇高三尺。周迴三十三步。雨師雷師壇。長安在金光門外一里半道南。洛陽在苑中麗景門內。壇制高三尺。周迴十六步。今司中司命壇高三尺。方一丈三尺。風師壇高四尺。東西長四步二尺。雨師壇高三尺。方丈九尺。一壽星靈星壇。後漢祭祀志。靈星祀用壬辰位。祠之。辰爲龍。從其類也。晉禮志引漢儀。仲春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南。江左以來。靈星則配享南郊。不復特置。隋禮儀志。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唐郊祀錄。祀靈星於國城東南。其壇。長安在春明門外一里道南。洛陽在永通門外二里道南。高三尺。周迴八步四尺。今壽星壇高三尺。方一丈八尺。靈星壇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尺。一先農壇。晉禮志。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祀先農。乃耕於乙地。唐郊記錄。先農壇。長安在通化門外十五里。滻水道東。五里。洛陽在上東門外七里。道北三里。其制高五尺。周迴四十步。晉太始四年正月乙亥。親耕於東郊。去城八里。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隋志。於國南十四里。畝夏門外爲壇。國朝耕耤於東郊。蓋取平秩東作之義。今先農壇高九尺。東西長一十

步四尺。南北長一十步三尺。　一。先蠶壇。晉禮志。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隋禮儀志。周禮。皇后蠶於北郊。吳韋昭製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後齊爲蠶坊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蠶室。別殿置蠶宮令丞佐史。皆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陛。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唐郊祀錄。先蠶壇在宮北苑中。太常新禮。景德四年。詔築蠶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陛。各五尺。今先蠶壇高四尺五寸。東西南北各長四步二尺。　一。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唐郊祀錄。共在一壇。長安在金光門外四十里。澧水西道北。龍臺澤中。洛陽在苑中麗景門內。其制高三尺。周迴九步。今壇高三尺五寸。東西長丈五尺。南北長丈四尺。以上諸壇。古今制度。互有同異。惟唐郊祀錄最爲詳備。欲乞依準修完。幷國朝崇祀錄、太常新禮制度增修。其夕月壇。與隋禮儀志、唐郊祀錄制度。並皆不合。若依舊制。則壇狹小。難爲施設神位俎豆樂架。升降行禮。若依唐制。則坎內偪狹。不可安壇。今欲令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各爲陛。降入坎中。然後升壇。庶幾折中。詔可。　禮院例册。嘉祐三年四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歐陽脩奏。近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卽事有漸。自外而內。於禮爲宜。今卻先引行事官於壇下阼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

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討典故。蓋是往年撰祀儀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一十七處。凡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伏見朝廷近年新置祭祀器服。修飾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謬誤。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人精嚴祀事之意。詔令禮院詳定聞奏。當院案開寶通禮。設祠官公卿以下位於東壝之外。今準慶厤祀儀。行事公卿於卯階之東。今參詳。合依通禮改正祀儀。又緣諸壇止有外壝。並無內壝基址。欲自今後。遇祭祀。於卯階下近東。就合置內壝處。壇四面旋用青繩。以代內壝。其行事官公卿立班。卽自內壝門之外以次而入。前一日省牲。亦合就彼。所貴稍合禮意。詔依。仍令改正祀儀失錯十有七處。

燎壇

通禮。大祀。郊社令積柴於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中祀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小祀方五尺。高五尺。上南出戶方二尺。獨蜡百神爲燎壇。又爲瘞坎。禮閣新編。建隆四年八月。太常寺奏。乞究南郊燎壇之制。禮官言。燎壇於壝外之丙地。後齊諸儒。定南郊壇設三壝。燎壇在中壝之外丙地。又準五禮精義祭法云。燔柴於大壇。祭天也。漢光武洛陽南郊。燔柴於壇南巳地。先儒或云。準禮。先於壇上燎柴。然後掃丘南而祭。晉賀循議。若於壇而燔。則撤牲器不可行也。今以禮酌之。積柴之壇。宜於神壇南二十步。遂定柴壇於壇之丙地。當太微明堂之位。自是以來。圜丘大小層級則變。唯柴壇之位不移。今請從循議。詔可。　慶厤祀儀。唯冬至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燎壇不積柴。但祀畢焚幣

及祝版而已

太常因革禮卷七

總例七

誓戒　齋宿　配帝一

誓戒

通禮。大祀前七日平明。太尉誓祀官公卿以下於尚書省。禮閣新編。淳化元年正月。水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主判宗正寺趙昂上言。竊見宗廟祠祭。奉敕差攝行事官。領命之後。多致受誓戒日。輒稱疾不赴。遂至享祭之時。員多通攝。況國之大事。祀典爲先。苟徇私心。恐不副朝廷之意。欲望今後差祠祭行事官。如實患者。以狀上中書。乞具奏聞。遣使將醫官驗視。如涉虛誑。請行降黜。庶懲曠慢。用致齋恭。詔可。仍令監祭使常切告諭。　國朝會要。天聖二年四月。宗正寺言。據入內供奉官宮闈令王定翰狀。今月四日。在廟宿衞。報男身亡。緣十日孟夏廟享。已收誓戒訖。廷翰職在遷納神主。慮有違礙。乞下禮院檢詳施行。禮官言。宮闈令先經定議。如有期喪。並給假二日。遇朔望祠祭行事。卽權差人祇應。假滿日。仍舊供職。今王定翰喪男。望依例下內侍省權差人致齋祇應。詔可。　國朝會要。天聖二年七月孟享。宮闈令王文濟妻卒。亦給假一日。其遷奉神主。緣在式。假內依例權差官祇應。假滿。依舊赴職。詔可。　禮院例册。景祐元年正月。敕諸大祀受册戒。立班不到。有稱疾患。不得收接假狀。糾彈聞奏。重行朝典。若受誓戒前。已受誓戒後。實

患。卽接假狀。仍牒以次官通攝。　禮院例册。景祐二年四月。薦享太廟。初命參知政事盛度攝太尉。已受誓戒後。度除知樞密院。度自陳。故事。樞密不差攝事。詔令后廟攝太尉趙賀代之。后廟卽差次官通攝。

齋宿

通禮。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二日三公宿於都省。餘官於本司。無本司者。宿於郊社太廟齋坊。一日於祠所。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一日三公宿於都省。餘官於本司。無本司者。於郊社太廟齋坊。一日於祠所。小祠。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於本司。慶厤祀儀。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二日於本司。無本司者。於武成王廟。一日於祀所。中祀。散齋二日。一日於本司。無本司者。於武成王廟。一日於祀所。　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六年十月詔曰。將奉禋燔。式資蠲潔。所以交神明之道也。凡爾執事者。得無戒焉。自今奉郊廟行事文武官。於致齋日。並須洗沐澣濯。務於虔肅。以供祀事。敢有違者。並以不恭論。宜令御史臺專行糾察。　禮院例册。景祐元年正月敕。案郊祀錄。凡諸散齋。大功已上喪。致齋。有期親已上喪。並聽赴。若在齋所病者。聽還。若死於齋所。同舍不得行事。

配帝一

通禮。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於上帝。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宣祖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僖祖配。　禮閣新編。建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禮儀使奏。今年十一月。親祀南郊。竊以自古帝王。皆以始祖配昊天上帝。請依祀令。正崇配之序。今請以冬至昊天上帝。夏至皇地

祇以僖祖配。上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以順祖配。雩祀。以翼祖配。大享明堂。以宣祖配。詔恭依　國朝會要。建隆四年十一月。吏部尚書張昭議曰。伏尋漢魏以來。追謚皇考。止於一世。及郊祀天地。卽奉以配享。惟光武追立四廟。皆於南陽。不加帝號。而立高祖文帝武帝三廟於長安。又立成哀平三廟。號爲四廟。曹操封魏公。始建宗廟。文帝始追尊其祖爲太皇帝。晉武帝受魏禪。追尊宣景文帝。始立七廟。其四廟亦無帝號。宋武及南齊高帝、梁武帝、陳高祖受禪。皆立七廟。止追尊其父。而正月上辛。祀南北二郊。以皇考配。北齊文宣立六廟。止加其父兄帝號。隋文帝立四廟。亦止追尊其父。唐初立四親廟。帝號始及父祖。其後咸亨中。又追上二祖尊號。前代追謚。不過一世二世。無諸廟偏加帝號之文。故郊祀天地。須以皇考作配。梁以皇考太祖文皇帝配。北齊圜丘方澤三年一祭。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以皇考神武升配。考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皇考配。唐正觀初。以高祖配圜丘。世祖元皇帝配感生帝。高宗嘗親朝圜丘、方澤、明堂、神州。以高祖太宗並配。中宗卽位。南北郊、神州、明堂。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梁太祖開平三年郊天。以皇考烈祖文穆皇帝配。恭惟宣祖昭武皇帝。積累勳伐。肇基洪業。竊惟歷代之禮。咸以親廟升配。伏請奉宣祖配享。敕下。從張昭議。宣祖配南郊。　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三年。詔升太祖配侑上帝。九年八月。禮儀使扈蒙建議。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自今請以宣祖配圜丘。太祖配大享。於禮爲允。是冬。罷封禪。行冬至圜丘之禮。詔從蒙議。是月。蒙又奏曰。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然以今日之禮言之。在禮未得爲安。夫舜郊鯀。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

武之南頓。雖有帝父之尊。而不預配天之祭。故今以太祖配天。於禮爲允。詔可。　國朝會要。淳化三年正月。將以上辛合祭天地。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伏以國朝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以太祖光啓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又案。唐永泰中。禮儀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以太祖景帝配。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以高祖配。孟夏雩祀。以太宗配。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當時之議。以爲得禮。欲望自今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崇配。詔恭依。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恭依。　國朝會要。乾興元年四月詔太常禮院定議郊祀配帝。禮官上言。請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眞宗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詔恭依。

太常因革禮卷八

總例八

配帝二

配帝二

國朝會要。乾興元年九月。太常祕閣校理同知禮院謝絳言。伏覩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循配祀。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典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圜丘、方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太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爲景帝厥初受封。爲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恭惟宣祖於唐。是爲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大宋受命創業。既自太祖。垂憲纘緒。於茲四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恐非往典之義意。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文王故事。宗祀眞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論者以爲宣祖配坐。亦周祖合配之義。竊又惑焉。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得配。故引周后稷配靈威仰之意爲證。恭惟太祖始造基

業。親受符命。侑感生帝。據理甚明。如恐太祖既配祈穀。與感生帝祀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爲宣廟非爲不遷而迭用配祀。於古爲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況配享乎。事下兩制。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言。謹案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正義曰。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則崇配之文也。絳所陳。以爲宣祖非受命開統。不當郊配。則何以鯀冥非夏商受命之君。而皆崇配感生帝。竊惟感生帝比祈穀禮秩差輕。宣祖比太祖功業有異。今以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生帝。稱情立文。於禮斯協。望依禮官所定。詔可。　禮院儀注。景祐二年五月詔。王者奉宗廟。貴功德。禋天祀地。則有侑神作主之尊。審禘合食。則有百世不遷之重。朕以寡薄。獲承天序。實賴先烈。訖臻太平。懼不能揚祖宗之休。丕顯懿鑠。夙夜惟念。弗遑寧居。恭以太祖皇帝、奮淳耀之精。輯樂推之運。屬五代屯否。中華剖裂。英威一震。罔不率俾。夷僭黜暴。皇綱再張。革其桀驁。納諸軌度。規謨宏遠。貽萬世法。太宗皇帝、躬上聖之資。乃膺繼體。及來閩粵。復汾晉。方夏一統。尉候萬里。興文教。拔羣材。思皇政經。憂勞庶務。惠澤漸漬。入人骨髓。眞宗皇帝、欽明孝熙。恢纘鴻緒。勤儉以率下。哀矜以愼刑。撫和二邊。兵不復用。民靡知役。物遂其生。因時招泰。憲章考古。登封巡祭。聲明光耀。享國多載。仁恩溥博。昔商周之際。則長發大禘。嚴父配天。逮於漢氏。亦能尊二宗。立廟樂。朕甚慕之。肆我藝祖之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太宗、眞宗、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

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稱朕意焉。時禮院奏。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預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謂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攄懿鑠。闡孫謀。將胎合靈心。垂榮无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放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襲天之討。底定太原。愼九刑之章。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縉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眞宗皇帝、乾粹日照。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稽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蚑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受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二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裒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眞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祀。伏請以三聖並侑。上顯對越之盛。

次申遹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封也。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帝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也。垂拱開元之閒。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眞宗登介。江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眞宗。仍擇六月九日辛酉。奏告天地社廟三陵如禮施行。詔恭依。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冬至南郊。遂侑升三聖。　國朝會要。康定二年十月。博士直集賢院呂公綽言。伏覩景祐五年南郊儀注。設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坐於壇。南向西上。設太祖太宗配坐於東方。西向北上。又準大中祥符元年敕。設太祖太宗配坐位。西北側向。以表祖宗恭事天地之意。臣案。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云。對越在天。皆謂祖宗之靈。配順天地。侑神作主之儀。竊考歷代郊祀之制。設祖考配位。無側向之理。昔眞宗將有事於泰山。以封禪壇圖宣示宰臣曰。嘗見郊壇日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有皇地祇次之。今封禪大禮。昊天上帝位當子位。太宗配位。北郊祀日。稍斜置之。臣常謂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變禮。而權爲此制。外廷罔知淵旨。非爲定規。每南郊撰儀。必引著祥符一敕。事乖先志。體越舊章。雖後來有司。不從西北側向之文。緣儀矩兩存。未嘗折衷。有司臨事之際。擇一而從。此又非愼重大祀之所宜也。伏乞特詔有司。撰進南郊儀注。設太祖配坐。只具東方西向之儀。如此。則增封建號。自存希闊之文。就陽配天。不爽古先之法。詔可。　禮院儀注。慶曆四年敕。檢會元年敕文云。禋

天祀地。自今以往。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其將來親祀。以太祖太宗崇配。九年。南郊禮儀使楊察奏。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事於南郊。檢會四年南郊。太祖太宗侑神作主。今來南郊。合以太祖眞宗崇配。詔恭依。明堂記。皇祐二年。大享明堂。用南郊之禮。以太祖太宗眞宗同配。學士院言。奉詔撰明堂册詞。脩寫進書。檢正辭錄。五方上帝。以人帝配。神州地祇。以宣祖配。景祐定制。以太宗配。今既祭天地與五方上帝。神州地祇。三聖配侑。並皇帝親獻。則與帝祀不同。其天地八位祠祝册文。未欲以三聖帝號配神一等書寫。詔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明堂爲五帝之府。古者大享。必徧配五帝。今合祭六天天地於明堂。以三聖配坐。皇帝並行親獻之禮。據禮經。大德配衆。小德配寡。既以祖宗皆侑。卽合編配八位。其册文並宜配位號一等脩寫，詔可。

太常因革禮卷九

總例九

配帝三

配帝三

禮院例册。皇祐五年八月八日。詔曰。祇見天地。莫重於親郊。崇嚴祖考。無先於侑帝。朕以昭文敷治。愼祀請儀。祖功存定配之規。宗德有迭主之序。自合宮臧事。參變舊文。今吉土奉神。特申廣愛。尊列聖以皆侑。對三后之在天。因自孝心。不爲常制。今來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爲定。二十四日。復詔曰。王者兆配郊之禮。莫大乎尊親。修享帝之文。無先於主侑。此所以昭孝盡誠之道也。朕握機繩武。操極紹成。荷天地之休。蒙祖考之佑。日者明堂之位。已嘗合薦。今茲圜丘之儀。故當如舊。然協因心之奉。猶愼緣情之舉。是用頒詔。爰求博議。禮寺以謂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則一主而後或兼配。述景祐之甲令。遵本朝之彝憲。以順文武之美。升對乎上靈。以顯功德之光。歸崇乎來世。尊親廣愛。定保永圖。今後每於南郊。並以三聖配侑。禮院例册。皇祐六年三月。翰林學士胡宿奏。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德屬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也。以此而言。國家盛德所在。尤當愼重典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去秋不雨。緜歷三時。聖心焦勞。羣下隕越。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陛下。明德恤祀。虔其郊廟。宜蒙福應。乃遣旱災。臣竊思去年

八月二十四日詔書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此誠陛下至孝烝烝思崇先聖虞舜之用心也然恐頗違禮典未合天衷降旱之由或恐在此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祀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事除此之外未有一代三帝同配昊天之禮國家至道二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卽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幷崇祀之序五月詔書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來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布告中外咸體至懷未幾復有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配天大典前後不同如此或者之說若謂至尊得任私意變易大禮則前聖經禮盡爲後王所變矣故書贊唐堯曰順稽古道美成王曰率由舊章春秋大復古仲尼美順祀其義可見也臣欲乞聖慈今後圜丘配侑之禮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二宗迭配之典及乞奏告天地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報以消災旱之異疏奏不報宿又言臣近以久旱上言圜丘配享之事乞國家愼重典禮以順火性猶恐陛下忽易臣言未以爲信請陳災異推明天意願賜清燕之閒試省瞽言伏惟陛下體乾文明繼先光宅景祐初年述追來孝褒揚先聖崇甚盛之德著不祧之廟焜燿簡册光明祖宗迨皇祐之初脩合宮之祀再以三聖並配上帝自大享之後至去年當郊正月有會靈觀火災春秋正月王者布政教之始也觀中三后聖像或云始因上清宮災移置於此至是經火救而得免遂遷置於景靈宮復遷於祥源觀尋前後火災之意輒驚動三后聖像又遷徙往來此天意勤

勤。欲感動陛下。而聖心未知覺悟。去年郊祀。復行並配之禮。八月八日詔書、今來南郊。三聖並侑。因自孝心。不爲常制。後次卻依舊禮。未踰旬日。復下詔。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以此頗違禮典。未合天心。降旱之由。或恐在此。今時暘不解。歲寒如茲。臣若避干忤之愆。爲拱默之計。不使陛下聞皇天之至戒。圜丘之舊禮。恐變異未息。宵旰益勞。是以觸冒罪誅。深陳狂瞽。此亦天誘臣心。使臣敢正言也。董仲舒有言。精微渺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可知也。伏望陛下霽雷霆之威。開日月之明。來狂直之言。省災異之義。閱古今典禮。詳前後詔書。然後納問公卿。稽疑蓍蔡。若詢芻可采。負薪有中。卽願遵景祐之明制。依中秋之初詔。檢臣前奏。正茲舊禮。以承天道。以順火性。盛德踰於炎漢。卜年過於成周。享壽臧之風。致福祥之物矣。詔下太常禮院詳定聞奏。禮院言。事繫郊廟。難以輕議。國朝以來。凡郊廟之禮。並經尚書都省集官議定。今欲乞朝旨下兩制及臺省官集議。疏奏不報。　禮院儀注。至道三年。恭謝天地於大慶殿。亦三聖並侑。　禮院例册。嘉祐七年正月。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據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楊畋劄子奏。謹案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亦然。竊見今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淮浙等數路大水爲災。伏惟陛下臨御以來。每諮訪柄臣。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繼行恭謝祫享之禮。非簡於宗廟也。然而見此災異。臣愚以爲、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也。宗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也。疊此差失。恬然不怪。臣下又無規正之言。惟是天意深愛陛下。俾其深思過差。復之正順也。臣欲乞事宗廟之禮。有未順者。皆舉而行之。脩而正之。則必能上當天意。感格太和。詔令太常禮院

檢詳。自來有未順事悉具聞奏。當議下兩制臣寮再行詳定。禮院檢詳到。案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皆侑神作主之義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與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功德顯著。自可崇廟祏之制。百世不遷。重又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至唐垂拱中。始以三祖同配。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遂罷同配之禮。伏見皇祐五年詔書。今來南郊三聖並侑。欲且依舊。布告中外。咸體至懷。未幾。復有並侑之詔。詔雖出孝思。頗違經禮。欲乞集兩制臺省官定議。常祀至日圜丘。夏至皇地祇。以太祖配。孟春郊祀祈穀。孟夏雩祀。冬祭神州。以太宗配。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以眞宗配。孟春感生帝。以宣祖配。舊制已得允當。或遇親祀。欲亦依此。詔再令兩制詳定。王珪等奏曰。臣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尊事亡。則非所以寧神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如禮官所議。詔恭依。　禮院例册。八年七月。太常禮院上言。太行皇帝神主祔廟畢。所有時享及南郊配坐。欲乞下兩制與本院官共詳定施行。奏可。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檢詳唐制。代宗卽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享明堂。以考肅宗皇帝配。德宗卽位。亦以考代宗皇帝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卽孝經周公嚴父之道。案本朝祀儀。冬至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並以太祖皇帝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皇帝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眞宗皇帝配。

今伏請季秋大享明堂。以仁宗皇帝配侑神作主。循用周公嚴父之道。詔可。

太常因革禮卷十

總例十

配帝四

配帝四

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上言。臣謹案。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爲太祖矣。藝祖皇帝是也。此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皇帝。則周之文王也。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眞宗皇帝。則周之武王也。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皇帝。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夫聖人創業垂統。由一世以傳百世。由百世以傳萬世。若盡循嚴父之說。則各尊其親以配乎天。豈有窮已哉。凡言乎天者。一

而大者也。一而大。則豈容有二乎。故后稷文王。皆有配天之德。后稷既配天矣。而文王又以配天可乎。故避而配乎五帝也。后稷祭於郊矣。而文王又祭於郊可乎。故避而祭乎明堂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此臣之所謂東漢爲得者也。後世膠於嚴父之說。或行或否。而失之多。自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乃雷同其論。以惑時主。亦從而聽之。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帝。常在乎太宗矣。當時無或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於後人。豈不惜哉。臣知今日言出於前。而明日譴從於後。然臣不敢避也。臣說所以不違衆說者。臣子之私義也。今所以猶伸愚誠者。萬世之公法也。臣伏願陛下廓然遠圖。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於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則巍巍盛烈。爲萬世法。豈不休哉。臣愚不識諱忌。妄議舊章。干冒宸嚴。罪當誅死。有詔令臺諫及經筵臣寮、與兩制、禮院、同再詳定。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孫抃等議曰。竊詳錢公輔之議。其說有四。其一。謂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

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必嚴其父。其二。謂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宋非有始封之祖。以太祖比后稷。當配於郊。太宗比文王。當配於明堂。眞宗比武王。有配天之功。無配天之祭。仁宗比成王。有配天之業。亦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廢文王祭而移於武王。亦未聞康王廢武王祭而移於成王。其三。謂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嚴父。其義一也。其四。謂東漢孝明建明堂。以光武配。孝章孝安。亦以光武配。其後無聞。最爲合禮。臣等謹案。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孝。舉孝之大。則謂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眞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則謂明堂之祭。眞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眞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案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王配而移於武王。廢武王配而移於成王。然則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魏明帝太和元年。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益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臣等又案。晉宣室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一。摯虞謂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藨槀。器用陶匏。事返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鬼。故配以近考。此又郊堂之

位。祖考之配。各有所宜也。推是而言。則明堂之祭。專於嚴父也。聖人嚴父配天之孝。始於周公。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公嚴父於前。仲尼稱之於後。此宜歷代諸儒所不敢異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爲少矣。所以不敢異者。捨周孔之遺制。無所本統也。今謂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故說者曰。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爲神祐而保之。皆述文王之事也。又云。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卽孝經所謂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又其釋我將我享。則云。爲周公成王之時。祀於明堂。又云。以孝經言之。必以文王爲配。苟謂配文王之說與孝經同。則嚴父之言不可廢也。蓋我將之詩。亦當時頌美周公成王享明堂必用文王爲配。而無後世常享之說。周公制作禮樂。故仲尼嘆周公其人。是又嚴父之言不可廢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議爲便。詔可。

太常因革禮卷十一

總例十一

祝詞　席褥

祝詞

通禮。皇帝親祀。用竹册。舉册官二員。對舉册案。中書侍郎讀。攝事。用祝版。太祝讀。凡御書祝版。應御書者。進御書訖。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祝版授郊社令。郊社令遂捧以出。慶曆祀儀。無進書再拜之儀。竹册之制。據太常新禮曰。每册二十四簡。長尺有八寸。貫以紅絲。裝以紅錦。每册裏以紅綾帕。帕方四尺。盛以黑漆匣。匣長三尺。闊尺有寸。飾以金銅。有鑰。亦以金銅爲之。開寶三年有司上言。舊禮。祀天地祝文。皆用方版。天寶以後。用玉册金字。代宗廣德中。禮儀使杜鴻漸奏。以爲虛崇侈麗。請今後用墨書祝版。代宗令用竹簡墨書。從古禮也。自後因革不定。今乞皇帝親祀。皆用竹册。攝事用祝版。詔可。　太常新禮。端拱元年八月二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宗廟並諸祠祝文。皆以尊號冠皇帝上。伏尋此禮。自唐開元以來有之。議者不以爲宜。王涇郊祀錄。棄而不載。至會昌中。有司奏。宗廟祝文。應稱嗣皇帝。于時博士同考禮經。遂爲定制。是則祝文不著尊號舊矣。竊惟尊號之稱。興于近世。蓋下之歸美于上。上不得已而受之。然則形容尊顯。示之臣庶可矣。非所以自謂于祖宗之前也。古者孤、寡、不穀。國君之謙稱。得通于

臨下。則尊號不容施于奉上。臣愚以爲告享宗廟。當止稱嗣皇帝。他祠稱皇帝。爲得禮。詔可。　太常新禮。淳化二年七月。祕書監李至奏。臣職叨祕省。實掌祝辭。竊見向來所用之文。多是臨時撰進。辭義鄙淺。不依古式。施于聖世。實爲非宜。況前代舊文。辭體典正。臣請舉而用之。其或久有疑脫。或歷代帝王近列祀典者。臣並擬古式。修撰到凡百九十三首。內八十四首新製。餘皆舊辭。分爲三卷。目曰正辭錄。繕寫以進。詔下。以至所撰爲定式。　國朝會要。淳化三年正月。知禮院張祕上言。竊見郊廟御書祝版。有司齎至祠所。褻瀆非常。省牲點膳之時。露置在地。況朝廷每降將相。白麻官誥。並自朝堂備禮迎引。豈有御書神祝。侮慢如此。欲乞特降敕命。應御書祝版。祕閣以箱幞于東上閤門宣付。太祝跪受。用狀押至祠所。候薦享時進讀。兼非行事官不得輕視。詔可。　國朝會要。景德元年八月十一日。詔曰。祭饗大事。交接神明。祝史正辭。出于祕府。舉茲職業。務在精虔。自今祀祭祝版。令祕書省官常切提舉。內中降出。令祕閣以木匣封鑰。付吏人至祠所。令行事官看讀。準前封鑰。如差謬。所供之官。重寘其罪。時供祝文多差謬。故下是詔。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元年詔。五嶽四瀆祝文。並進御書。舊制。常祀則祕書省主之。特祭則學士院主之。祕書省嶽瀆並進御書。學士院惟五嶽書。四瀆則否。至是。始令並進御書。　太常新禮。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帝覽祕書省學士院修寫祝版。與正辭錄多相違戾。詔兩制與祕書省祕閣龍圖閣太常禮院官同詳定。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五方帝、感生帝、朝日、夕月、河中府后土、九宮貴神、百神。稱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某神。遣官行。則曰謹遣攝太尉具銜臣某。太社、太稷、一宮、五星、二十八宿、雨師、雷師、風師。稱嗣天子某。敢昭告。太

廟薦饗。及郊祀配享。皆曰嗣皇帝臣某。自僖祖以下室。稱孝曾孫。宣祖室。稱孝孫。太祖太宗室。稱孝子。后廟如之。七祠皇帝、五方配帝太昊以下五方神勾芒以下、配太社后土氏、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四方名山大川、文宣王、武成王、先農、先蠶、五龍、玄冥、周六廟。稱皇帝某敢昭薦于某神。並進御書。其歷代帝王祠。太昊、女媧、軒轅、神農、顓頊、高辛、陶唐、有虞、夏大禹、商成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及禡牙、蚩尤、禱馬、北方天王、寧州顯聖王、鄭州靈顯王、東嶽炳靈公、京都諸祠、非時營造告后土。亦進御書。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民、司祿、馬祖。稱嗣天子。其餘非祠官所領之祀。皆曰皇帝謹遣某官恭祭。付有司遵用焉。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禮院上言。諸壇郊廟御書祝版。自來皆是典肯所掌。及點膳時遍呈齋官。伏況禮神祝文。皆皇帝親書。掌在典肯。遍示齋官。非所以嚴上訓下也。自今應御書訖。乞押付齋宮。行禮前一日。太尉與監禮監祭同行閱視。令太祝習讀。庶盡嚴恭之道。詔可。

席褥

通禮。親祀。凡大祀中祀小祀。皆以藁秸莞爲神座之席。不設褥。通禮序例云。天地以下祀祭。設神位。舊席以藁秸。及席以莞者。今案郊祀錄及近敕。相承並加裀褥。各如其壇幣之色。　禮閣新編。景德四年七月二日。禮官孫奭上言。竊立冬祀黑帝于北郊。以顓頊氏配享。玄冥辰星三辰七宿等。悉皆從祀。今見典禮有所未正。祀儀有所未嚴。配帝已下。舊席用莞。今不展設。臣竊惑焉。謹案通禮。郊祀錄。皆云藨以莞耳。人帝已下。無取埽地之義。當設神席。且舊制。天地、日月、五帝、九宮貴神。並席以藁秸。餘並席以莞。唐制。天地、

日月、五天帝、社稷。已上並加用褥。自今諸祠祀神位。合用藁秸。加之莞褥。伏請一如典禮。詔可。　慶曆祀儀。諸祠。太府少府前一日供設神位席褥。昊天上帝四祭。感生帝一祭。褥皆以黃。配帝皆以緋。冬至圜丘。從祀日月已上九位。三年祈穀。從祀四方帝位。雩祀明堂。從祀五方帝五人帝位。五郊迎氣正配位。各隨方色。蜡百神。大明以緋。夜明以白。九宮貴神。各隨幣色。太社、太稷。正配位並以皁。朝日以緋。夕月以白。皇地祇。正位以黃。配帝以緋。從祀神州地祇以皁。孟冬祭神州地祇以皁。配帝以緋。　禮院儀注。慶曆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敕禮院奏準修製郊廟祭器所狀。案禮典。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並用藁秸。配帝及五人帝。並用莞。唐後禮加褥。開寶通禮義纂云。聖朝自日月已上。各準唐後禮。依幣色加褥。又太常新禮。據禮官孫奭所請。自今諸祠祀神位。令用藁秸莞褥。伏覩今郊壇正配位。各設綠席加褥。今欲更別製藁秸莞席爲藉。詔送禮院詳定。禮院奏。謹案禮記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注謂蒲越藁秸神席也。疏曰。凡常而居。則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秸之上也。故曰貴其質而已。又曰。不敢以常所安褻之也。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惟質素而已。故用藁秸之屬。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于尋常所安。褻之甚也。疏又引隋唐皆以藁秸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又開元禮。昊天上帝及五帝。皆以藁秸。配帝席以莞。臣等參詳古者祭天器皆尚質。蓋以極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者。故藁秸蒲越之尚。亦取其質也。不敢以尋常所安加于天。懼其褻也。今若加褥于席。在人則爲安。于天則近褻。臣等欲乞今後祭天神位。止設藁秸蒲越之席。極爲合禮。詔下依奏。令勘會修製所以製造神位褥訖。今若不同。未委何處送納。詔重行定奪。臣等據

典禮。載于前議。緣緣天地尙質。以質爲重。宗廟尙文。以文爲貴。故昊天及五帝從祀神位。所設藁秸蒲越莞席。概雖用質。亦以麤褥爲之等殺。不敢以人所安加于天地。其唐後禮及本朝孫奭所請更設席褥。雖于前古別無所見。然禮之通變。代有不同。欲乞自朝廷措置。詔再送禮院定奪。臣等再詳禮記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尙。蓋言莞簟雖安。不若蒲越藁秸之質。故取以爲祭天地位之籍。稱其德也。自周漢所記。至唐開元禮。悉皆用之。其席褥之設。惟自唐後禮。至本朝。始用加于藁秸之上。臣等今伏見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類。蓋亦遵用古制。取其質也。欲乞祭天神位。只設藁秸蒲越。乃爲相稱。詔依舊于藁秸蒲越上設褥。仍令遍行告諭。

太常因革禮卷十二

總例十二

牲牢

牲牢

通禮。祀昊天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方帝。方色犢各一。大明。青犢一。夜明。白犢一。皇地祇。黃犢一。神州。黝犢一。宗廟以太牢。禮閣新編。開寶二年六月。詔每歲常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一。其他大祀。皆以羊豕代之。七月二十一日。敕牛羊司供昊天上帝歲四祭。用犢四。皇地祇歲一祭。用犢一。每犢官給錢五千。國朝會要。景德四年三月。詔太廟、元德皇太后廟。饗用犢。孝惠諸后廟。親饗用犢。攝事用羊豕。太常新禮。景德四年十月十二日。詔曰。朕以歲臻豐秩。時格和平。蓋神道之垂休。致黎民之蒙福。宜申昭報。用達至誠。潔以牲牢。增重典禮。自今歲首。委太常寺、開封府、牛羊司、以合用犧牲等。令擇純色殊養之。四郊壇壝悉令嚴飾。中小祀用肉者。並加以羊一。未及古製者。增之。御史臺定監祭御史二員。與禮官常行檢眡。封禪記。大中祥符元年。封禪詳定所言。故事。南郊神州之下。從祀神位。不特用牲。但于神州以上所用羊豕之中。割以獻。今神州以上。皆特用犢。其舊用羊豕二十有二。請皆以充從祀之牲。詔可。太常新禮。大中祥符五年六月。禮院奏。冬至祀昊天上帝神位。今後宜以通禮爲定。其禮料牲牢。則有所增損。

案舊禮正配及五方帝日月各用犢一從祀羣神羊豕各九準近儀有司攝事唯祀十七位用犢一羊豕各一今若依舊禮伏恐用犢過多欲準近儀中加羊豕各九庶乎薦獻上下優足詔可　國朝會要乾德元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自來在京祭祀靈星值禁屠日並就城外烹宰欲乞自後應于祭祀或值禁屠日並依例城外烹宰詔可　國朝會要天聖元年十一月敕自後每遇禁屠宰日限內有祠祭據合用牲牢許依例烹宰　禮院例册慶曆六年正月兵部員外郎魏兼奏敕差攝司徒太廟薦饗竊見太廟后廟奉慈廟各用羊豕二內太廟以羊豕各一進胙竊緣章獻章懿二皇后近以升祔太廟七室合十八位今止用羊豕各二未爲豐備伏況奉慈廟今止章惠皇后一位欲乞移羊豕各一太廟薦饗庶叶前經潔粢豐盛之儀上副國朝奉先思孝之心如允所奏乞賜頒下左巡使侍御史王平又奏竊見孟夏薦饗太廟分割羊豕供給俎實太廟帝后十八位共用羊豕四封割割之次大小不均臣因問有司去年升祔章獻章懿皇后入眞宗室今奉慈廟只章惠皇后一室其牲有無曾隨二后神主入廟添備薦享奉慈元定牲數有無減省對臣云自二后升入太廟不曾分牲以章惠一室至今用羊豕共四蓋奉慈廟本係大祀羊豕以四爲例二后升祔無例添牲國朝眞宗皇帝在御日升祔元德皇后入太宗皇帝室不曾添牲臣又詰之分割牲體大小不均必須減祖宗薦俎之牲以均后主之俎答云自來太廟薦享帝主有牲俎后主無牲俎惟牙盤熟饌則備焉臣謹案禮經天子七廟所薦之牲惟言牛羊豕三牲增之與減素無定數若言大祀須共用羊豕四則今之享昊天上帝並五方帝乃是最大之祀有並太牢共用

三牲處。有只用二羊二豕處。自章獻章懿上仙之後。方立奉慈廟。並章惠共三后神主。當時陛下以孝思罔極。追感章懿。不逮天下之養。而章獻嘗輔臨朝政。章惠久資保育。遂立奉慈廟。以備四時孝享。故神主之前。咸薦特體。登于俎食。以備血食之薦。今既升祔眞廟。而血食之薦不備。深所未安。熟薦雖具。牲體尚缺。安知神道不以血食爲先也。且元德皇后升祔入太宗皇帝室。不曾添牲。此蓋事近而迹殊。元德皇后在眞宗朝升祔。國朝首創茲禮。有司失舉。雖不添牲。事未章灼。故士大夫國朝閒不得議其可否。今奉慈廟時享久設牲俎。一旦升祔。册命禮儀。無不嚴整。祭器之中。牲俎不備。人之常情。皆云不便。況神德昭監乎。惟章惠一室用二羊二豕。未知薦俎之設復何多也。夫禮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在人情而已。奉慈一室之享。有牲一十六段。太廟七室。其數亦同。是輕重多少不等如此。臣又聞建隆已前。太廟薦享。亦嘗用三羊三豕。自後有司議而減之。今者添牲。于禮妨礙。則乞下臣章。付禮官議定可否。七月。禮院議。臣等檢會典禮。謹案。春秋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後漢志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七室。少帝三陵。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唐開元禮。享宗廟。祭社稷。並用太牢。明是三代漢唐之祭。皆每室一牢也。又案。唐會典。天寶五載四月十六日詔。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盤。天寶六載正月敕。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永爲常式。其起請太廟五享。每享各用一犢。又案。建隆四年八月。有司上言。周顯德元年。郊祭太廟。四室共用一犢。詔。太廟宜用犢二。開寶元年詔。宗廟共用一犢。如周制。二年六月詔。惟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二豕。足代一犢也。

以此觀之，自唐天寶始減古制，太廟皆共用一牢，增牙盤食，如薦食之禮。至本朝因之不改。開寶已後，仍不用牛，以羊豕代之，行之已久，伏恐難議更改。其后主牲俎不各設者，今太廟祝版，籩豆既不異陳，則牲俎無由別設。謹案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注：祭者以其妃配，亦不得特几。漢志曰：漢初祭廟，后與帝同坐，分牲左體，謂之左宗，貢禹以爲非禮，奏除之。又案五禮精義，俎豆之事，不得兩陳。若在外神，當分牲牢祭者，即以神尊卑爲俎。此牲俎不可各設也。又少牢饋食禮云：謹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尚饗。此祝辭之不異也。是以添牲則于本朝之制不合，各俎則于典禮有不通。臣等參詳，欲乞且仍舊禮爲便。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親祠明堂，神位如南郊，唯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五方帝、三配帝、各以一犢，牲毛不能如方色者，以純色代之。　禮院例册：嘉祐四年，尚書祠部郎中江休復上言：伏以郊廟犧牲，在周禮則有牧人之官，在漢唐則有廩犧局。（犧字下一字，音與御名同，嘉祐八年四月改爲局，他皆倣此。）案六典：大祀養牲，必在滌三月，今祫享日近，已踰在滌之期，而牲牢未供，方且監勒行戶，求索市肆，卒迫之際，取具臨時，殆非聖朝設官備物，嚴事宗廟之意。伏乞依漢唐故事，置廩犧局，領屬太常，以掌粢盛犧牲之事。乞下禮官條件施行。昔宣王承衰周之緒，尚且考牧正官，故詩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又漢太僕牧師三十六苑牛羊無數，以給犧牲。唐則沙苑監掌牧牛羊，以供祭祀。乞下羣牧司，於近畿監分，益廣牛牧，辨其毛物，以待祭祀。今後更不臨時下行收買，免致廢闕。詔下禮院詳定。禮官等奏曰：臣等謹案唐六典，廩犧局令一員，從八品下，掌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

方色難備具者．以純色代之．凡告祈之牲不養．凡犧牲不得捶扑傷損．死則埋之．病則易之．凡籍田所收九穀．納于神倉．以供粢盛．凡大祭祀．則與大祝以牲就牓位．太常卿省牲．則北面告腯．乃牽牲以授太官而用之．竊以每歲大小祭祀．幾及百數．粢盛犧牲．儲畜無素．誠由官制不備．失古奉神之意．臣等以爲宜如休復所言．置廩犧局．令別設牢滌．預養犧牲．其粢盛、亦乞籍田舊地種植．納于神倉．以待祭祀之用．自餘並乞依唐故事施行．詔可．　禮院例册．嘉祐七年八月一日．知禮院博士校理裴煜上言．竊覩國家歲時祭享．牲牢豐寡．未協典禮．如上辛祀感生帝五方帝．皆用羊豕各一．夏至祭皇地祇．用犢一．羊豕各一．臘蜡百神．釋奠文宣王武成王．皆羊豕各一．自方帝而下．所用之牲．封割殆不能遍．臣以爲祭祀之禮．本實貴其稱．今大祀中祀從祀之位甚多．而牲俎不足．於儀實所未便．夫感生帝者．本朝火德所感之神．固宜優異．五方帝者．從祀神位差多．皆乞加羊豕各二．夏至皇地祇．用犢一．配祭七十一位．乞加羊豕各五．蜡祭百神．從祀五百九十三位．乞加羊豕各五．文宣王從祀九十三位．武成王從祀七十五位．皆加羊豕各三．至于酒醴．足于酌獻．如此．則上副聖人崇祀事神之意．敕送兩制詳定以聞．據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案禮云．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九州之產．莫不具足．然後鬼神可得而致矣．檢會感生帝五方帝等係大祀．文宣王武成王係中祀．皆有從祀神位．牲牢寡薄．俎實殆不周遍．欲乞如煜議施行．詔可．　禮院例册．嘉祐七年八月三日．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準照詳定同判禮院呂公著奏．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尊奉七廟．而牲牢之禮．尚有未備．雖聖孝承祀．務在竭盡．豈有司循故寖失講求．竊見每歲孟享．太廟七室．

共用二羊二豕。奉慈廟一室亦然。酌之豐寡。未合宜稱。臣輒詳典禮。謹定宗廟牲牢之數。孟享臘享。舊太廟七室。共用羊二豕二。今請用羊七豕七。后廟四室。孟享舊用羊二豕二。今請用羊四豕四。臣竊謂爲天至尊。無物可稱其德。故祭用犢以貴誠。百王不易之至也。至于宗廟社稷用太牢。以別天神之祭。楚觀射父曰。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鄭康成曰。殺牲盛饌曰舉。韋昭曰。舉、人君朔望之盛饌也。會三太牢也。通典。周制。祫祭。每廟各一牢。漢舊儀。宗廟大祫祭。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于前數千斤。周漢宗廟牲牢之富。從可知矣。據孔穎達云。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唐四時孟月享太廟。每室各用一太牢。至肅宗上元二年九月。時享攝事。共用一犢。羊豕各三。今有司攝事。不用犢。變唐之禮。頗爲折中。若太廟七室。后廟四室。各增羊豕。實得前代豐寡之中。臣等看詳公著之議。實爲允當。伏乞付有司施行。詔可。　通禮。大祀。省牲時在晡後三刻。贊引以廩犧令。省牲以太常卿。巡牲以太祝。時享太廟。禘祫宗廟。時享別廟。省牲以宗正卿。　慶曆祀儀。大祀省牲。在祀日質明。引牲以禮直官。省牲以太祝。巡牲以奉禮。

太常因革禮卷十三

總例十三

五齊三酒　縮酒茅　望祭殿

牙盤食　香　燭籠

五齊三酒

通禮。大祀中祀小祀。皆用五齊三酒。今皆代以法酒。國朝會要。淳化三年八月七日。殿中丞祕閣校理吳淑轉對上言。稱古之祭祀。並用五齊三酒。以享鬼神。皆有常職。今齊酒法度不傳。凡大中小祀三獻。欲止用法酒以代。亦不失國家崇祀之意。詔可。慶曆祀儀。康定二年十月。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呂公綽奏。臣聞人本于祖。物本于天。是以重郊廟之報。外盡乎物。內盡乎志。是以極薦羞之品。爓熟具古今之食。酒齊列醇薄之滋。蓋神之格思。不可虞度。祭以備者。庶乎享之。未有徒設器用。止爲儀象。一具酒酌。靡辨名物。斯固闕典之甚者。據景祐以前郊廟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爲上。實以泛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盎齊。象樽次之。實以醍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樽爲上。實以泛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五方帝、日月、天帝、北極神州、太樽。實以泛齊。內宮、象樽。實以醍齊。岳鎮、海瀆、山樽。實以醴齊。中宮、壺樽。山林、川澤、廛樽。並實以沈齊。外宮、

概樽、邱陵、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昔酒、凡齊皆加明水、酒皆加明酒、各實于上樽、太廟樽彝之位置、廟堂上前楹間、雞彝、鶏彝及犧樽、象樽、著樽、壺樽、皆實以明水、山罍之上樽、實以玄酒、烏彝、黃彝、實以鬱鬯、犧樽實以醴齊、象樽、壺樽、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此皆出于開寶通禮崇祀錄之文、沿有唐以前舊制而爲之、率合經義、竊知近歲每及行禮之際、卻有簡略不遵儀注、光祿寺所供、只是祠祭法酒一色、不以郊廟天地配位從祀、惟分大祀中祀各二升、小祀各一升、至祀之日、止實一樽酌獻、一樽飲福、餘外皆設空器、亦明水、無明酒相配、又郊壇及廟殿之下、亦設樽罍、謂之看器、詳此尤爲不典、臣謹案、鄭康成注周禮酒正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渾爲一、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黃白色也、醍者、成而紅赤色、沈者、成而滓盡沈、自醴以上差濁、盎以下差清、三酒者、一曰事酒、酌有事者之酒、今之醳酒也、二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三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明酒、周禮正義云、井水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鄭康成曰、玄酒、明水之尚、謂太古無酒、以水當酒所用、故謂之明酒、尊尚于古、故設樽前也、明水者、司烜氏、以鑒取明水于月、鄭康成云、鑑、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唐麟德二年、將封禪泰山、羅合府果毅李眞上言曰、淮南子云、方諸陰燧大蛤、磨拭令熱、向月則水出、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引水于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器感之驗也、漢舊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鑒諸取水于月、陽燧取火于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相半、謂

之鑒燧之齊。注云。鑒燧、取水火于日月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鑒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祀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之。以陰鑒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代。請準淮南論衡。以方諸取之。則禮之物備矣。帝令奉常與李眞考驗其事。眞又言。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之法。鄭康成錯解。以爲陰鑒之制。又先嘗以八九月望夜。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數斗。即與淮南論衡所說符同。奉常曰。封禪祭祀。即須明水實樽。眞所陳檢校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請令眞自取蛤便赴泰山。與所司考驗。從之。臣以古制度定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伏乞詔酒官準法製造。分實罍樽。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于上樽。或陰鑒方諸之類。難爲猝辦。則如唐制以井水代之。更俟它時訪求式法。如此。則禮復舊章。器無虛設。用正有司之失。不愆備物之儀。允達齊明。庶全儀典。尋據禮院參詳。自來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陳樽罍。並準郊祀錄。案崇祀錄、通禮、及儀注內數目陳設。除酌獻飲福樽外。餘皆虛設。不實以齊酒明水明酒。此即于禮爲闕。然禮文雖有五齊三酒之別。但略述名義。而無制造之法。實周禮酒正鄭康成注。引漢時酒名擬況五齊。亦云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本院尋據法酒庫稱。自來只造一色祀祭法酒。即不曉會五齊三酒。伏緣鄭康成尙不知古酒法度。兼漢法亦不傳。難爲出意創造。今乞依舊以法酒代五齊三酒。遍實壇殿上下樽罍。仰有司不得更依前只設空器。其合設明水明酒者。并以井水代之。其正配位酌獻飲福。元用二升外。各別添二升。以實諸樽罍。從祀神位。雖不添酒。其獻官依舊以餘酒實諸樽罍。及配以明水明酒。一切

祠祭。並依此施行。詔可。

縮酒茅

禮院儀注。皇祐四年。知禮院邵必等奏。宗廟行禮。皆以零陵香縮酒。議者欲以茅縮酒。乞下沅湘間取者。臣謹案。周禮甸師。共蕭茅。注云。蕭字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夏書禹貢曰。包匭菁茅。注云。茅以縮酒。左傳。齊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古人祭祀。縮酒皆當用茅也。臣等參詳。茅之爲物。取其潔而用之。不必沅湘所出。孔氏書疏。謂特令荊州貢茅。當異于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三脊茅以爲籍。此乃拒桓公爾。非荊州所有也。然則言江淮者。所出甚廣。又甸人所共。止在王畿之內。不必取于沅湘然後爲可。臣等欲乞今後應縮酒用茅。止于近便所有之地取之。務在精潔。乃爲得禮。詔可。

望祭殿

國朝會要。大中詳符九年三月十四日。禮儀院上言。南郊壇祀昊天上帝。其或值雨雪。自來止就太尉齋廳設望祭之禮。夫齋廳者。皆祠官齋宿之館。而輒祀上帝。誠未盡嚴恭之禮。乞令于齋宮門內建望祭殿。遇雨雪則於此行事。自餘諸壇。悉準此建設。詔可。

牙盤食

禮閣新編。乾德六年十月。刑部員外郎權判太常寺和峴奏。伏見建隆四年十一月。陛下親享太廟。精嚴燭潔。盡孝子之誠懇。今欲太廟禮物外。逐室增置常食一牙盤。仍詔有司。務盡豐備。將來陛下親享時。特行增置。凡禘祫時享。亦皆準此。仍委宗正寺檢眡。務令精潔。以稱聖人躬享之意。詔可。又慶曆祀儀。禘祫時享太廟別廟。一循用此制。禮院儀注。皇祐元年二十七日。禮部侍郎平章事文彥博奏。近臣覩上言以太廟時享。牙盤食品。宜盡精美。一如常膳器皿之物。亦取常所進御。於理爲便。臣切以清廟昭德。著于前訓。牙盤上食。本非舊儀。始因唐天寶五載。實明皇之季年。緣秦漢陵寢之制。有朔望上食之儀。遂詔太廟時享。兼供牙盤常食。于牲牢籩俎之間。雜燕私膳羞之品。率情變禮。褻味瀆神。而當時禮官。不能執守典法。遂即因循行之。正元以來。達禮之士。頻議寢罷。然亦憚于改革。伏自國朝以來。奉宗廟之重。修祭祀之禮。率遵典故。備極精虔。牙盤上食。亦循唐制。行之已久。罷之固難。臣近以差攝祠官。祭享太廟。于點膳之日。親閱牙盤食器。並皆精潔。塗金銀鑲。朱裏漆器。列于簠簋之次。實得奢儉之中。至于食味品數。皆有舊規。謂宜謹守故常。不可增改。但申敕所司。每遇上食。務盡精潔。其食器稍有損故。隨即申請飾換。一切如故儀。更不擅議增改。取進止。詔可。

香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禮院奏。祀饗之大。莫如天地。歲時祈報。雖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今天神地祇之香。大府寺只依諸祠供納。緣遣官祭告。猶請內降香。今參詳、天地雖是常祀。蓋與諸祀不同。欲

望今後祀饗候差攝官臣僚敕下仰禮院具太尉名銜供報入內內侍省乞降御封香乃差使臣于行禮前一日頒下祠所以表聖人精潔祀祭之意詔可　慶曆祀儀天地宗廟皆祀享日未明三刻太常太府等置爐合與御封香于神座前自餘諸祠只以太府寺供香　禮院例册嘉祐七年八月知禮院裴煜奏臣嘗攝事祀赤帝于南郊見祝版御所自題其爲恭嚴至矣而太府寺所供香殊爲尠少問諸禮直官則曰非內降者類皆若此臣謂于大祀也其制宜一赤帝之祀非不嚴重太府供香未稱聖人奉神之意臣竊謂凡是大祀宜悉令降御封香如祀昊天上帝之禮宣付攝太尉其中祀小祀令太府寺供香中祀之香視大祀之半小祀視中祀之半前二日本司長官封送監祭監禮檢視尋據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臣等檢詳祀祭降香雖舊制然豐寡失中誠當增益欲乞如煜所請大祀御封香如祀昊天上帝中祀小祀香太府寺供送中祀減大祀之半小祀減中祀之半如此則祀事稍豐亦廣虔恭之一端也煜續又上言每歲東西太一宮係大祀並太府寺供香遇非時祈禱即降御封香亦乞準太祀例詔恭依

燭籠

禮閣新編大中祥符五年六月十四日太常禮院奏冬至祀昊天上帝自正配位已下供常料神燭各有條數慶曆祀儀冬至昊天供一百一十皇地祇、蜡百神各二十五孟夏雩祀季秋享明堂各七十郊迎氣各十九宮貴神、九上辛祈穀享壽星各六祭社稷、司中、司命各四祀感生帝、神州地祇、祭先農、雨師、雷師各一朝日、夕月、風師、先蠶、諸馬祭、靈星、中霤、司寒各一

太常因革禮卷十四

總例十四

祭玉　　進饌　　毛血豆

祭玉

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神州地祇、社稷、九宮貴神之璧琮圭璋琥璜之類。親祀。攝事。皆以青玉爲之。禮院儀注。皇帝親祀。用玉。臣下攝事。用珉。加以采飾。通禮。上辛祈穀。季秋明堂。昊天上帝。以四圭有邸。祀感生帝。以赤璋。慶曆祀儀。祈穀。明堂。皆蒼璧尺有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通禮。朝日夕月。皆以圭邸。皇地祇。從祀神州地祇。時旱祈報社稷。皆以兩圭有邸。慶曆祀儀。朝日以日圭。夕月以月圭。皆長五寸。從祀神州地祇無玉。報社稷以兩圭有邸。祈不用玉。　太常新禮。咸平二年閏三月十五日。判禮院李宗訥等奏。據殿中侍御史張利涉奏。正月六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同日祀感生帝。少府監供到昊天圭玉一。色尚赤。竊慮別有異同。院司牒國子監檢詳祭玉制度。學官等稱。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又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夫邸、本也。謂用一大玉。琢出于中央爲璧形。厚寸。天子以十二爲節。于璧四面各琢一圭。皆長尺二寸。與鎮圭等。其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其或玉有不及尺度。仍用六寸璧爲邸。四面各琢出一圭。長三寸。以同鎮圭長尺二寸之制。又後鄭云。祀天、謂夏正祀感生帝也。旅上帝、則五帝

也。大宗伯青圭。是祭五方天帝。此又用四圭有邸而祭者。彼卽四時迎氣。及總享于明堂。是其常也。此因有故而祭之也。感生帝亦五帝。別言爲天者。以其祖感之而生。故殊異之也。臣崇義案。郊特牲正義云。祭感生帝玉與牲幣。宜從所尙之色。此四圭亦博三寸厚寸者。今臣等參詳。四圭有邸。亦須要赤色。是聖朝禮官聶崇義等議定。難更遷易。詔可。天聖十年。恭謝天地于天安殿。以行禮日迫。攻玉不及。故玉皆珉。

太常新禮。慶曆三年四月。博士余靖奏疏曰。三王郊禮。一用夏正。今正月上辛之祀是也。王肅云。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春又一祭。以祈穀農事。鄭康成云。太微五帝。迭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其所感別祭。尊之。皆上辛之祭。而王鄭兩學。互相師祖。各成一家之論。唐武德中。祀感生帝于南郊。以元皇帝配。顯慶二年。廢感帝之祀。以爲祈穀。開元二十八年。修禮官王仲丘議。感帝之祀。與祈穀二禮並行。自此始也。今國家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宣祖配。此雖二祀並行。其禮當易。而前朝禮官。失于援考。其用祭玉。皆以四圭有邸。其色尙赤。臣愚以爲昊天上帝。當用蒼璧。以正祀天祈穀之禮。若感生帝。乃用四圭有邸。其色尙赤。以表本朝火德應期之感。則二禮並行。各從其本。事下禮院詳定。禮官李仲容等議曰。案周禮典瑞、玉人職。蒼璧、以祀昊天上帝。四圭有邸。以祀感生帝、旅上帝。今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感生帝于赤帝壇。二祭同日。而並用四圭有邸。皆以赤色。爲失禮玉。乞依靖奏。自今祭昊天上帝。卽用蒼璧。祀感生帝。卽用四圭有邸。仍尙赤。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五月。禮院奏。奉敕詳定明堂記禮神玉及燔玉制度。謹詳典禮。祀天用玉。故事以聞。周禮大宗伯。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三祀皆積柴。實以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說曰。三祀有玉帛。唯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又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始、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珪。是也。說曰。此以玉禮神。在作樂降神後。大司樂注云。先奏是樂。以至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又大宗伯。凡祀大神。泣玉。謂禮神之玉也。說曰。卽蒼璧等六器。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致于神坐。凡祭之玉。所設不同。或用禮神。或用祀神。若禮神之玉。置之神坐。事訖。收藏于玉府。書云。植璧秉圭。是禮神之玉也。周人以冬至日。祭天于圜丘。天子身自奉玉帛牲體。置于柴上而燔之。取其升煙于天。以降其神。所謂禋祀以尚氣之故也。所以知並玉燔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禮靈威仰、以青圭。赤熛怒、以赤璋。含樞紐、以黃琮。白招拒、以白琥。叶光紀、以黝璜。燔玉之形。亦同禮神玉。若祭明堂之時。用玉亦然。其燔之法。或云在明堂宮中。或云在郊。迎郊而還時。燔柴于郊也。唐禮閣新儀曰。舊儀。禮神玉器。皆依周禮所制。自開元格郊祀鎭謝。非親行事。並用珉玉充。天寶十年詔曰。禮神以玉。蓋取其精潔。自馮正紹正奏後。有司用珉。禮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珉。是珉不可用也。朕精禋郊壇。嚴恭宗廟。安可以珉代玉。惜費事神。況國家有萬方之助祭。豈容天地宗廟奠玉有虧。以後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眞玉。諸祠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眞。于是今之所用。形制並不得依古。大曆六年敕。諸祭眞玉。內中尚供。珉玉。少府監供。以後宜令準舊例據尺寸供。不得小惡。太和九年。王起奏請造禮九玉。議曰。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

之議。經有前規。今國家恭事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卽依常制。從之。今禮官參議。當禮各用二玉。一以禮神。置于坐。祀畢。藏之少府。于後每祀則供之。一以爲燔玉。加于牲體之上。並燔燎之。並用眞玉。仍度以景表尺。若眞玉難得大者。卽用新定指尺。命內侍盧昭序領作。先是。上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二品。今獨有燔玉。無乃闕禮。侍臣等奏曰。唐太和中。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而無禮神美玉。建議請依典禮。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禮神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卽依常制用珉。蓋唐末以來。祀典廢闕。禮神之玉。不復備用。以至于今。上曰。朕奉祀天地祖宗。盡物盡志。豈于寶玉有所惜耶。其令有司議如典禮。凡祀用玉者。必祭燔各一。仍敕美玉至是。禮官上議。屬回紇入貢。獻玉璞數十枚。剖之。擇精良合度者。制爲琮璧等九器各二。內黝瑻尤溫粹。祭玉之備。始復于此。

進饌

通禮。凡大祀中祀。皆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門外。謁者引司徒奉饌。（小祀只太官令奉饌。）太官令引饌。初入門。樂作。饌至陛。樂止。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于壇上。（廟堂則堂上。）各設于神坐前。慶曆祀儀。太尉既復位。禮生引司徒詣午階下西向。解劍脫履升壇。樂作。（廟堂作。）司徒搢笏捧俎。詣神位跪奠訖。樂止。降階歸位。中祀小祀而下。一切不行。　禮院儀注。皇祐五年詔曰。造三牲鼎。自後親祀大禮。至捧饌。太官令先詣神廚。以棘匕于鑊取胙。各設于牛羊豕鼎冪之。祝史以扃對舉。奉陳于饌幔。皇帝至位。引饌入。太官令以匕于逐鼎

內取牛羊豕胙。共設一俎。司徒搢笏捧俎升。其鼎先退。至今爲故事。其攝事大祀。亦隨牲牢品數用之。其詳見祭器門。

毛血豆

通禮。凡大祀中祀。中祀惟九宮貴神。文宣王。武成王廟。餘不行。皆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饌所。奠幣訖。降階。祝史捧豆于門外。登歌止。祝史捧毛血豆。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于壇上。廟則堂上。進奠于神坐。至司徒捧饌入。至其陛。皆樂止。祝史撤毛血之豆。降階以出。慶曆祀儀。惟太廟、后廟、文宣王、武成王。瓠豆□□實以毛□□□。無祝史捧豆升陛。奠神座。祝史又撤而降階之制。□□□不行。

太常因革禮卷十五

總例十五

祭器

祭器

通禮。皇帝親祀。前享太廟。初獻亞獻三獻酌獻。並以爵。飲福。亦各以爵四。昊天。地祇。三獻酌獻。皆以匏爵。飲福。皆以爵。耕籍。享先農。祫享太廟。三獻酌獻。飲福。亦以爵。禮院例册。景祐二年。享太廟。皇帝初獻。以玉瑲玉瓚。亞獻。以金瑲。三獻。以瓢瑲。外壇如太廟之器。據通禮。朝享太廟用爵。注稱近例以玉爵。切疑國朝用金玉器久。以儀注亡逸。不敢臆度。惟景祐例册最明。故著之耳。又據禮院儀注。慶曆七年十月。詔修郊廟祭器。太常寺奏曰。謹案。郊特牲。郊者。大報天而主日。蓋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則金玉之器。非所以奉天地也。三代之爵。以爵爲形。刻木爲之。臣等參詳。欲皇帝就天地配帝座行禮時。以匏爵。亞獻三獻。以木爵。周禮大宰之職。享先王。贊玉爵。今皇帝親祀太廟。每室宜酌以玉瑲。亞獻宜以金瑲。圜丘太廟。飲福。皇帝皆以玉瑲。有詔。太廟亞獻三獻酌獻。用銀瑲。皇帝飲福。用金瑲。餘從所奏施行。　通禮。圜丘攝事之祭。上帝配帝。每位簠簋俎各一。從祀五方日月。各大樽二。俎一。在第一等內宮、各著樽二。在第二等中宮、各犧樽三。在第三等外宮、各著樽二。于壇下內壝之內。衆星、各壺樽二。在內壝之外。慶曆祀儀。昊天上帝、配帝。增簠簋俎爲二。從祀五方帝、五極天皇大帝、大明、夜明。各

增著樽二。山罍一。俎一。在第一等。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宮每座。不用著樽。用象樽二。岳鎮海瀆。各山樽二。在第二等。中宮、不用犧樽。用壺樽二。山林川澤。各蜃樽二。在第三等。外宮、各不用著樽。用概樽二。邱陵墳衍。各散樽二。于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位。不用壺樽。用散樽二。于內壝之外。通禮。上辛祈穀祀感生帝。孟夏雩祀。秋季明堂。正配簠簋俎各一。慶曆祀儀。簠簋俎各增二。通禮。五郊迎氣。正位太樽著樽犧樽各二。在壇上。簠簋俎各一。慶曆祀儀。正位太樽著樽各二。外不設犧樽。增山罍各二。在壇上。簠簋俎增爲二。通禮。蜡百神、大明、夜明。壇上山罍各一。籩十。豆十。慶曆祀儀。增山罍爲二。增籩豆爲十。通禮。朝日夕月。籩豆各十。簠簋俎各一。慶曆祀儀。增籩豆爲十二。增簠簋俎爲二。通禮。神州地祇。正配位山罍簠簋各一。慶曆祀儀。增山罍簠簋爲二。通禮。大社大稷。正配位籩豆各十。山罍簠簋俎各一。慶曆祀儀。增籩豆爲十二。增山罍簠簋俎爲二。通禮。文宣王、武成王。正配位俎各三。慶曆祀儀。減正配俎爲二。通禮。風師、雨師、雷師。籩豆各八。簠簋俎各一。慶曆祀儀。增籩豆各一。增簠簋俎爲二。通禮。四馬祭、中霤、司中、司命、司民、司祿、靈星、司寒。俎各一。慶曆祀儀。增俎爲二。通禮。祈報太廟。春夏用兩犧樽。秋冬兩著樽。山罍各二。慶曆祀儀。惟用象樽各一。通禮。祈報社稷。正位各太樽二。配位各象樽二。正配山罍各二。慶曆祀儀。惟象樽各一。通禮。祈報嶽鎮海瀆。山罍各二。山林、蜃樽各二。慶曆祀儀。嶽鎮海瀆。不用山罍。用象樽各一。山林等增蜃樽一。

禮閣新編。建隆四年九月一日。禮院準光祿寺問三牲鼎鑊。並陽燧陰鑒鸞刀制度者。緣隨鼎鑊合有扃、冪、疏匕、刻匕、挑匕、並畢、胾肉之具。禮圖皆有制度。今若造鼎鑊。亦請備置者。謹具檢討如前。自扃冪已

下共八事。皆是附鼎鑊之物。或胾湆。或挹湆。不可闕者。緣光祿寺牒。既不條說。今具尺寸圖畫。諸隨鼎鑊等修制。牛鼎。受一斛。牛鑊。依舊圖。釜下制。度云受五斛。天子飾以黃金。牛羊豕鼎。請據形制鑄造。牛鼎。受五斛。羊鑊。依舊圖。釜下制度云受三斛。豕鼎。受三斛。豕鑊。依舊圖。釜下三斛。既爲羊鑊所受。此宜降敕受二斛。陽燧陰鑒。案周禮。司烜氏掌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水于月。其夫燧。漢代謂之方諸。其用燧鑒取日之火月之水者。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又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左佩金燧。右佩木燧。鄭氏云。金燧、取火于日。木燧、鑽火也。皇氏云。晴則用金燧。雨則用木燧。五禮精義。亦引周禮司烜氏。但說陰鑒爲方鏡。其陽燧亦圓鏡也。今人閒往往有之。其二鏡或用銅錫。制各有時。請下金工鑄造。必見實用。續又檢到古祭器圖。其陽燧、以冬至日日中時向日鑄之。其形如鏡。其陰鑒、夏至日夜半時向月鑄之。又以蚌爲之。謂之方諸。鸞刀。案禮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五禮精義引詩。執其鸞刀。以啓其毛。鄭云。刀頭有鈴。以應鸞和之節。冪。案儀禮。若束若編。鄭云。凡鼎鼏、蓋以茅爲之。長則束。短則編。牛鼎扃長三尺。天子以玉飾。羊鼎扃長二尺五寸。豕鼎扃長二尺。匕。即刻也。用載牲體。長三尺。孔疏引特牲記曰。棘心匕刻、是也。彼注云。刻者。若龍頭也。疏畫雲氣。通飾其柄。舊圖。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形如飯匾。音鍬。淺升。爲之刻畫雲氣。亦丹淺升。挑匕。舊圖。挑匕漆柄。未及淺升中皆朱。其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匕同。二匕相將。以挑匕挹湆。注于疏匕。經典匕與匕通用。畢。鄭注特牲禮云。畢、狀如叉。蓋爲形似畢星。又雜記云。畢長三尺。告祭用棘爲之。取其赤心。盡其恭也。續又問鼎鑊斗斛數目。兼親郊鼎鑊。得使金飾否。禮官案。雜令說諸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十

俞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今鼎鬴斗斛。亦宜從此。又案禮。祭天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自然之性。竊詳事類。今親祀南郊。三牲之鼎。本重淳質。乞不用金飾。詔可。　太常新禮。景德四年。同判禮院孫奭奏。享太廟六室。所司惟用一散樽。籩豆簠簋。並不加蓋冪。復三瓿。案通禮。除設樽彝位。皆于廟堂前楹間。各于室戶之外。北向。每室罍彝一。黃彝一。著樽二。壺樽二。山罍二。皆加勺冪。凡宗廟冪皆以黼。今則有樽而無罍。又闕黼冪。其籩豆則先當撤蓋冪而後升。簠簋則既陳而後除蓋。瓿、瓦豆也。以盛太羹涪。至恭不饗味而貴多品。是故先王用之。有司乃以毛血之豆爲瓿。此失其傳。又肝膋之豆。當置于室戶外。毛血之豆。當置于神座前。今乃以毛血之豆亦置于室戶外。亦其失也。又七祀之神。冬當行祀。席合以莞。復不陳設。今乞下少府監、光祿寺。今後享廟。宜每室量設樽罍各一。皆黼冪。添三瓿。以盛太羹。設于神座前。籩豆簠簋。皆加蓋冪。毛血之豆。亦宜于神座前陳設。以至七祀神位。皆宜如禮。當時禮官議。惟瓿用瓦。易爲毀敗。請以豆代之。仍乞如奭所奏施行。詔可。　慶曆祀儀。天禧四年詔。大祀中祀。委監祭監禮。于祀前一日。監視洗濯祭器。鼎鬴。應于饌食刀匕砧机盤奩之屬。一一潔滌。小祀。卽獻官依此。通禮。大祀。省牲日晡後二刻。郊社令臣等。以樽砧罍洗篚冪入設于位。慶曆祀儀。皆祀日未明而設。　禮院國朝儀注。皇祐五年七月。屯田員外郎阮逸等奏。準敕降到牛羊豕鼎鸞刀樣。令與胡瑗檢詳經史製造。仍先具樣進呈者。臣等看詳。盡除三鼎鸞刀樣。開陳經義。畫一如後。一鸞刀。謹案禮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正義曰。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爲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者。修古之故也。詩曰。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正義曰辟剛之牲迎入廟門既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鸞鈴之刀以開牲皮毛及脂膏膟膋而退毛以告全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又曰鸞即鈴也謂刀鐶有鈴其聲中節和而後斷又釋禮者云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也又古錢刀形制其首皆方周禮桃氏爲刃金有六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爲之大刃者刀劍之屬也臣等今依經義及錢刀形制造成木樣兼依周禮金齊之法用銅錫爲之三牲鼎者案禮云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正義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于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于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俎者牲煮于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于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于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于鼎西以次載于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是也臣等謹詳牛羊豕三鼎在宗廟行禮所用蓋牲煮于鑊實于鼎升于俎明禮有次序焉今國朝宗廟七室三牲合用二犢二羊三豕其三牲之鼎當各用二鼎蓋古之昭位合用三牲各一穆位亦合用三牲各一也更乞下禮儀院詳考制度庶免差繆詔送禮院定奪仍具合使數目與將來南郊行禮係何處供使具狀聞奏禮官奏阮逸等所造三牲鼎樣與三禮圖並同所有合使多少數目者案禮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正義曰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正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臐一膮二臐三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

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肵俎一。非是正俎也。特牲三鼎。豕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肵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其供使去處。案易。聖人烹以饗上帝。漢書郊祀志云。泰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皆常斛鬺享上帝鬼神。是南郊當用鼎。非特宗廟也。案禮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正義曰、血腥爓熟遠近。備古今也者。血爲遠。腥次之。爓稍近。熟最近。遠者爲古。近者爲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又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熟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恭心耳。其鸞刀。據造到木樣。刀首正方。于鐶上施七鈴。案春秋傳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鐶有和鑾。又案周禮。桃氏爲刃。注。大刃、刀劍之屬。其齊。三分其金而錫居其一。其所用之處。案禮云。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膋臂。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恭之至也。臣等參詳南郊太廟儀注內。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宰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于饌所。遂烹牲。今詳鸞刀合于南郊太廟割牲時供使。其刀首不合正方。宜有鋒銳。仍依公羊傳注。更于鋒加鸞。以銅爲之。所有三牲鼎制度。即與古圖同。據唐開元禮。及開寶通禮。并今有司所撰郊廟儀注。南郊太廟奠玉幣晨祼之後。有進熟饋食一節。司徒捧俎。自來唯用生肉。今若欲于郊廟之禮。用牛羊豕三鼎。即合在進熟饋食之時前享烹牲使用。詔又令具合造的數奏陳。禮官奏。臣據周禮云。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蓋祭祀賓客。並同此數。緣今禮祭祀饌實。與古不同。其將來親祀郊廟。進熟饋食鼎俎之數。南郊壇正配二位。每位用牛羊豕鼎各一。其實、三牲同載一俎。合用十二鼎。太廟七室。每室用牛羊豕鼎各一。其實、三牲同載一俎。合共用十二十一鼎。如遇三聖皆

侑。更加三鼎。所有將來皇后廟、奉慈廟、分命大臣行禮。及今後諸常祀、公卿攝事。用與不用三鼎。繫之朝廷。詔又問。南郊壇。太廟七室、每位牛羊豕鼎各一。用同載一俎。其俎有何制度。及如何安設。其郊壇器用尚質。合用之鼎。還以金飾否。其扃以玉飾否。禮官奏。將來郊廟進熟饋食合用俎數。已在逐處祭器庫掌之。其郊廟壇鼎。緣祀天尚質。更不塗金。其金扃亦不玉飾。修制大樂所、準胡瑗奏。今準禮院檢到鸞刀制度。仍依公羊傳所注。鸞鈴在鑣。聲合宮商。用鈴二枚。和鈴在鑾。聲合角徵羽。用鈴三。檢會郊廟兩處。合用鸞刀二。其三鼎。圜丘尚質。不用文飾。宗廟塗金爲飾。今來鸞刀。合依三鼎例。圜丘不以金裝。只以黑漆其柄。宗廟以金裝之。伏乞降付有司。永爲久制。詔可。胡瑗又奏。南郊壇、太廟七室、鼎俎之數。已見制度。所有將來皇后廟、奉慈廟、分命大臣行禮。及今後諸常祭祀、公卿攝事。用與不用三鼎。更繫朝旨。詔下禮院定奪。禮官奏。當院參詳。將來南郊前皇后廟、奉慈廟、分命大臣行禮。並常祀、公卿攝事。係大祀司徒捧俎處。並合使羊豕鼎。內大祀合用犢處。亦當設牛鼎。其皇后廟、奉慈廟鼎數。每室合用羊豕各一。其實二牲同載一俎。合共用一十鼎。及檢詳三禮圖引儀禮有司曰。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注云。疏匕匕柄有刻飾。賈疏云。以其言疏。是疏通刻之。若疏屏之疏類。鄭注疏屏。以爲刻畫雲氣蟲獸。此唯刻畫雲氣。通飾其柄。舊圖疏匕亦形如飣匴。音銎。亦棘爲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柄葉通疏。皆丹漆之。今約三禮圖所說。畫到匕樣。已送修制造訖。仍具奏聞。詔可。修制大樂所又問。皇后廟與奉慈廟鼎。用與不用金塗。扃使何爲飾。禮院參詳。宗廟之鼎塗以金。扃飾以玉。常祀公卿攝事。依廟例

用之。

太常因革禮卷十六

總例十六

饌幔　　埽除　　燔燎

飲福受胙　　宣赦書

饌幔

通禮。攝事之祭。冬至圜丘。前三日。守宮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上辛祈穀。祀感生帝。孟夏雩祀。季秋明堂。五郊迎氣。朝日夕月。九宮貴神。風師雨師。司中司命。靈星五龍。皆陳于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農。皆陳于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慶曆祀儀。有司攝事三等之祀皆不用。禮閣新編。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禮儀院奏。南郊壇位前籩豆饌物。準典禮于壇下四面設饌幔。候造畢。藏于其間。今廢之已久。每至實饌。則大暑之月。經宿多已腐敗。乞詔有司。接神廚修建舍屋。及造食櫃。凡遇饌造。卽令藏之。候行事官未立班前。預于壇下實于神座。詔可。

埽除

通禮。冬至圜丘。三行埽除。前祀一日。晡後三刻。謁者引司空。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埽除于上。降行樂懸于下。祀日未明二刻。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升行埽除于上。令史祝史行埽除于下。未明

一刻。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埽除于上。降行樂懸于下。大祀中祀。兩行埽除。皆祀日未明二刻。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升行埽除于上。令史祝史、降行埽除于下。未明一刻。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埽除于上。降行樂懸于下。大享明堂。卯階行埽除。宗廟、別廟。未明三刻。詣東階。升堂行埽除。社稷。詣壇西陛行埽除。文宣王。以司業詣東階行埽除。武成王。以獻官詣東階行埽除。九宮貴神。第一次埽除。在未明一刻。第二次埽除。在質明。夕月。未後三刻。行埽除于內。令史祝史、出行埽除于外。未後五刻。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入行埽除于內。出行樂懸于外。小祀祈報。皆一行埽除。在祀日未明一刻。祈告太廟。在未明二刻。祈報社稷。嶽鎮海瀆。皆未明一刻。慶曆祀儀。惟大祠祀日。禮生引司空。詣西向參神席位。再拜訖。引詣卯階。解劍脫履升壇。一行埽除。降自西階。太廟。升自太階。皇后廟、奉慈廟。升自東階。社稷。升自西階。降自卯階。九宮貴神。升降皆坤階。自中祀小祀而下。並不行埽除之禮。

燎爐

通禮。時享太廟。禘祫太廟。時享別廟。祼訖。祝史各奉毛血及膟膋之豆。立于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各立于膟膋之後。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膟膋。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毛血膟膋于階上。俱入奠于神座前。祝史退立于樽所。齋郎奉爐炭。皆置于室戶外之左。其蕭稷黍。各置于爐炭下。降自阼以出。諸太祝俱取毛血膟膋出戶。燔于爐炭。還樽所。至司徒奉饌訖。復位。諸太祝各取蕭黍稷。擩于脂。燔于爐炭。還樽所。慶曆祀儀。諸廟時享禘祫。惟宗正以蕭蒿置于爐炭而已。若祼饌訖。齋郎奉爐炭。諸太祝置

稷黍等事。皆廢不行。

飲福受胙

通禮。皇帝親祀。冬至圜丘。上辛祈穀。祀感生帝。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五郊迎氣。朝日夕月。蜡祭百神。三祭社稷。封泰山。禪社首。享先農。皆太祝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諸太祝各帥齋官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加于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受俎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復于坫。已上並無取黍稷飯之制。凡皇帝祫禘時享于太廟別廟。加以籩。取黍稷飯。又以飯共置一籩。授司徒。司徒奉進皇帝。禮院儀注。大中祥符元年封禪。四年祀汾陰。明道二年籍田享先農。時升先農爲大祀。至和三年恭謝。皇祐二年。明堂通用禘祫時享儀。加黍稷飯之制。通禮。攝事大祀。太祝酌福酒于罍。不酌于上樽。無三牲俎。不用侍中受爵。司徒受俎。其他皆如親祀之儀。至禘祫太廟。時享太廟別廟。加稷黍飯。共置一籩。以授太尉。它祀則否。慶曆祀儀。太尉詣飲福位。再拜。執爵啐酒。去爵。受俎。去俎。再執爵。遂飲。盡爵。復位。大祀之儀。皆一等。無太祝齋郎酌奉之禮。太廟別廟。若黍稷飯一籩之儀。皆廢而不行。通禮。中祀如攝事大祀之儀。唯享先農。釋奠文宣王武成王。亦如禘祫時享太廟。加黍稷飯共置一籩之儀。慶曆祀儀。太尉再拜執爵。飲福酒。降階復位而已。不受胙。無太祝齋郎登降之節。亦不行黍稷一籩之儀。通禮。小祀飲福受胙。皆如中祀。惟不行稷黍一籩之

制。至司寒中雷二祭。亦不受胙。祈報太廟社稷。太祝各以爵酌醴福酒。合置一爵。授祀官。遂飲卒爵。不受胙。報祀嶽鎮海瀆。用牲幣。行飲福受胙之禮。祈則否。慶曆祀儀。小祀並祈報等祭。福胙之儀。一切不行。

宣赦書

通禮。皇帝親祀畢。還宮。無御樓宣赦之儀。凡宣赦書。不著所因。自朝堂出。宣于明德門外。皇帝不親宣制。太祖實錄。建隆四年南郊禮畢。上御明德門樓降制。左右金吾。諸軍仗衞。陳列填街如式。自後皇帝親祀。皆御樓肆赦。有司遂具儀。（國朝儀注皆同。今太常所存者。乾德六年儀注最先。遂取以證通禮因革。）通禮。其日守宮設文武羣官位次。通禮。設文武羣官涖位于明德門外東西。當朝堂之南。文東武西。重行相對。爲首。乾德六年。所司設御幄于明德樓當中間。又設文武百僚。皇親諸親。及客使等幕次。樓前量地之宜。左右金吾。及諸軍仗衞。陳列填街如式。次典儀設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供奉官位于樓前。又設文武三品以上合班位。相對爲首。又設文武一品已下至九品位。樓爲上。每等重行異位。設皇親位于文武三品之下。設諸州客使及外官在京者位。各于文武官當品之下。致仕官位于當品之上。設蕃客位。國在東方南方者。于文之下。國在西方北方者。于武之下。其僧道父老位于文武班之下。道士在左。僧在右。父老居其後。今國朝會要。設位亦如此。通禮。陳金雞于西朝堂之東南。乾德六年。所司先備金雞竿于樓前。太常置鉦鼓于其側。通禮。中書令受詔訖。遂以詔書置于案。令史二人對舉案。通事舍人引中書令。持幡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詣門外位。持節者立于中

書令之南少西令史舉案者立于中書令之西北俱東面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詣中書令中書令取詔書持案者以案退復位中書令稱有詔羣官皆再拜宣詔訖羣官又再拜刑部釋囚刑部尚書前受詔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通事舍人引中書令幡節前導而返入通事舍人引羣官還次　國朝會要皇帝登樓即御坐樞密使副使宣徽使分侍立仗衞如儀通事舍人引羣臣橫行再拜訖復位侍臣宣曰承旨通事舍人詣樓前侍臣宣敕立金雞通事舍人退詣班而宣付所司訖太常擊鼓集囚少府監立金雞竿于樓東南隅竿木伎人四面緣繩爭上取雞口所銜絳幡獲之即與之樓上以朱絲繩貫木鶴仙人乘之捧制書循繩而下至地以畫臺承鶴有司取制書置案上閤門使承旨引制案宣付中書門下轉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羣官再拜宣敕訖還授中書門下轉付刑部郎中承制釋囚羣官稱賀閤門使進詣樓前承旨宣答訖百官再拜又再拜蹈舞而退　通禮不用樂禮院儀注自開寶以來皇帝即御座太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鼓祝奏隆安之樂至皇帝降座太樂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奏隆安之樂簾垂扇退偃麾戛敔而止　國朝會要端拱二年司天奏彗星見遂詔罷謁廟上御丹鳳門樓肆赦　國朝會要淳化四年閏十月敕今後皇帝御樓其翰林學士承旨令隨樞密使侍立　禮院儀注天禧六年二月一日改元乾興罷南郊覃慶賞賚悉用郊例止御正陽門樓肆赦是月五日禮儀院言舊制御樓仗用千九百人今請依恭謝玉清昭應宮例用四千人天安殿出東上閤門由右太和門出天安門升樓及請細仗導衞近臣詣天安殿門內起居訖分左右前導詔可

太常因革禮卷十七

總例十七

樂一

樂一

通禮。親祀攝事之樂。凡大祀中祀。皆前一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于壇南中壝之內。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于編縣之間。各依辰位。置雷鼓于北縣之內。道之左右。置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縣內。設歌磬于壇上近南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于壇下北向。重行相對。爲首諸工人各位于縣後。又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次就位。文舞入陳于縣南。武舞立于縣南道西。諸祀之樂。小有制度不同。施設不等。處各具本門。慶曆祀儀。大祀中祀。有司攝事。止設登歌。儀云。太常設歌磬于壇上近南。北向。鐘簴在東。磬簴在西。餘樂器陳于鐘磬之南。歌四壎二篪二巢笙二和笙二編鐘一編磬一箏二。阮咸九。絃琴二。七絃琴二。筑二。琴二。簫二。節鼓一。樂工三十一人。國朝會要。登歌用工員三十一。歌四。壎、篪、巢笙、和笙、笛各二。編磬各一。阮咸九。絃琴、簫、各二。節鼓一。太樂令一員。押樂。樂正一員。節奏應奉。協律郎一員。押麾。挾仗色一人。主麾舉偃。親祀郊廟、及上壽。並同此制。歲時常祀。中祀以上。用登歌。樂亦如之。而無協律郎、挾仗色、及麾。南郊壇宮縣。用工員二百六十五。歌三十。篪十六。壎十七。巢笙、笛各十

六、編鐘、編磬、鎛鐘、各十二。箏、阮咸九、絃琴、七絃琴、筑、瑟、簫、各十六。竽、笙十四。建鼓四。柷、敔、各一。雷鼓二。太樂令、丞、各一員。押樂樂正、副樂正、各二員。節奏應奉協律郎一員。押麾挾仗色一人。主麾舉偃引樂官二人。押引二舞。引武舞樂正工十八人。鞉鼓雙頭單鐸各二。持金鐲四。四奏金鐲二。鐃、雅、相、各二部。轄二舞一人。教二舞師一人。引二舞頭二人。文舞並執纛引。武舞並執旌。舞郎六十四人。文舞執翟籥。武舞執干戚。文舞畢。退改服。入就武舞。景靈宮、太廟、並同。廟改雷鼓用路鼓。奉慈廟不設鎛鐘。以特懸鐘十二代之。又無武舞。大朝會。御樓宣制受册。並不設登歌二舞。及無路鼓。其懸宮工增歌四。篪塤、各一。巢笙、笛、箏、阮咸九。絃、筑、瑟、簫、各二。餘同壇。凡宗廟殿庭、用三十六簴。郊社、二十簴。殿庭加以熊羆案十二。分置建鼓之外。各三。

國朝會要。建隆元年二月。有司請改一代樂名。並太廟四室酌獻、迎俎、送神、樂名樂章。詔權判太常寺竇儼等專領其事。四月。儼上新定二舞、十二樂曲名。文舞爲文德之舞。武舞爲武功之舞。祭天用高安之曲。祭地用靖安之曲。祭宗廟用理安之曲。祭天地宗廟登歌用嘉安之曲。郊廟俎入用豐安之曲。祭享酌獻、飲酒、受胙、用禧安之曲。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之曲。享先農籍田同用靖安之曲。五月。儼又上新定太廟逐室舞曲名、並登歌詞。僖祖文獻皇帝室。舞大善之舞。奏大善之曲。順祖惠元皇帝室。舞大寧之舞。奏大寧之曲。翼祖簡恭皇帝室。舞大順之舞。奏大順之曲。宣祖昭武皇帝室。舞大慶之舞。奏大慶之曲。詔有司施行。

廣樂記。乾德四年。判太常寺和峴言。樂器中有叉手笛。臣曾令樂工調勘。得太樂局令賈峻等狀稱。雅樂正聲。清濁相應。謹案唐樂志。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皆于當日得預

宮懸。況又手笛可以旋十二宮。可以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鐘之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工執持之時。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改爲拱辰管。于十二案上。及十二編磬、並登歌兩架下。各置其一。仍望編于令式。詔可。　國朝會要。乾德四年九月。敕太常寺置熊羆十二案。及二舞羽籥干戚樂工之數。十月。本寺奏。文舞六十六人。內二人執纛前引。其舞人並服進賢冠。黃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白布大口袴。綠襪襠。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左手執籥。右手執翟。武舞六十六人。內二人執旌。其舞人皆服武弁。平巾幘。金支緋綠布大袖。白布豹文大口袴。紫襪襠。絲布兩襠甲。金鉔錦勝袍。起梁帶。烏皮靴。左手執干。右手執鉞。引舞十八人。內二人執鐸。二人執鐲。六人持金錞。二人執相。四人執雅。其引舞人並服武弁冠。朱褠衣。白絹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紅抹額。黃臂韝。已上二舞郎。並引舞郎。共一百五十人。準例下教坊抽差。其鼓吹十二案。設鼗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業上大鼓一。羽葆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簫二人。笳二人。十二案共一百八人。鼓吹工人。並服武弁冠。朱褠衣。白絹袴。帶。烏皮履。白布襪。紅抹額。黃臂韝。亦下教坊、開封府選充。二舞合用樂章。乞差官修撰。詔可。　國朝會要。乾德四年十一月。判太常寺和峴又言。郊廟殿廷。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文德武功之形容。且古之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案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當次奏武舞。案書載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皆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

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舞引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略增舊制。武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三舞皆于郊廟通用。詔可。　禮儀纂乾德六年。合州進瑞木。有自然文大連宋三字。峴又奏。謹案漢禮樂志。漢朝所獲天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祀之歌。以享郊廟。今伏覩合州所進瑞木。有自然瑞文大連宋三字。又有大象自來。秦州進白鳥。黃州進白雀。仰惟聖代繼有殊祥。方屬元辰。親行大禮。宜播金石。以薦郊廟。望采漢志之義。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之曲。將來陛下親享郊廟之時。于登歌奠獻首奏之。四時郊廟。亦望準此行用。詔可。　國朝會要。乾德六年。太常言。準令。郊廟殿廷宮縣二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廷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又行親郊。欲用舊禮之數。有詔。圜丘增十六虡。餘依前制。　太宗實錄。太平興國元年。太祖神主祔廟。有司議定。本室奏太平之舞。　廣樂記云。至道元年十月。太宗以新增九絃琴五絃阮宣示近臣曰。朕近因內治心術。外觀時政。求古人之意有未盡者。增琴爲九絃。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阮爲五絃。曰金、木、水、火、土。太常樂工肄習之。以備登薦。　眞宗實錄。咸平元年。太宗神主祔廟。有司議定。本室奏大盛之舞。　禮閣新編。咸平四年十月十四日。禮院準中書劄子、奉職姚崇貴進狀稱。國家準禮令。大中祀並合用登歌大樂。即今除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上帝。並祀感生帝。太廟后廟五享禘祫。用登歌樂。各兩架外。其他祀祭。四十餘年。皆不用樂。豈聖人崇祀奉神之意。臣欲乞應自

來禮令合用樂祭享處悉依舊用樂詔可　禮閣新編景德三年八月詔曰致恭明神邦國之重事升薦備樂方策之彝章況乃大祀所宜嚴奉爰舉行于舊章用昭格于靈祇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祀神州地祇春秋臘祭太廟太社太稷春秋祀九宮貴神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季冬蜡百神五郊迎氣等十四祭宜用樂　禮院儀注景德二年九月禮院上言十月十日孟冬薦享太廟后廟元德皇太后廟伏緣明德皇后其月園陵已準敕止在京音樂將來薦享日登歌樂望準大祀與國忌日懸而不作詔可　禮閣新編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祥定所言山上圜臺之上設登歌鐘磬各一架山下封祀壇設二舞及宮懸二十虡立建鼓于四隅社首壇上如圜臺壇下如封祀壇而又加靈鼓及特懸磬十朝覲壇設宮懸二十虡而不設熊羆案詔可　眞宗實錄大中祥符六年四月詔曰太宗皇帝俯宅中區誕敷至治秉珪肆覲受職貢于多方仗鉞親征振威靈于後至頃屬晉陽迴蹕海縣來庭告王者之成功彰聖人之極摯簫弦斯被天地同和朕祇嗣鴻基遹追先烈以爲制禮作樂元后之鴻猷易俗移風爲邦之盛德故當用于郊廟薦之神明用是躬製升歌庶發揄于謨訓肇新象舞期蹈詠于慶雍咨爾攸司體予繼孝太宗皇帝聖製萬國朝天樂曲宜曰同和之舞平晉樂曲宜曰定功之舞二曲雅樂譜並朕聽撰二曲樂章宜令太常寺與禮官參議于郊廟祭享通融行用　禮院儀注大中祥符七年詔禮官檢歷代宮架之數以定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所用之數禮儀院言準郊祀錄廟庭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六虡郊丘及社則面別去編鎛鐘各二虡凡三十虡又準樂令宮懸四面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每一鎛鐘編磬各一虡通鎛鐘

共爲三十六虡。又準六典。宮懸之樂。凡三十有六虡。又準通典。天子宮懸。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以上並宗廟與殿廷同。郊丘禮則二十虡。面別去編鐘編磬各二虡。）又唐初。太清宮、南北郊、社稷、用二十架。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架。昨玉清昭應宮行禮。所設樂架。尋依典禮、及太清宮例。詳定用宮架樂二十架。應奉訖。今再檢討。自魏晉至唐。所用樂架。或八架、十六架、二十架、二十六架、三十六架、七十二架、互各不同。卽無始初定數因由。尋令太常寺檢尋自來南郊定樂架條制。準本寺檢到乾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敕。將舊來祗應南郊二十架、增成三十六架。本寺因此。每遇南郊。並用三十六虡。至今施行。所有今後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凡遇皇帝行禮。所有宮架樂。伏乞敕命指揮。詔曰。朕欽奉眞猷。載嚴宮館。每講求于茂實。冀昭答于上靈。雖朝享之儀。亟加于申飭。而簨虡之數。尚闕于討論。爰命禮官。博詳典故。廣以郊廟之制。備茲鐘磬之容。儼金石之九成。庶諧雅奏。竦熊羆之四列。永煥明禋。式罄精衷。以延丕祉。自今後、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朕親行禮。其宮架樂、並用三十六虡。雖有是詔。然景靈宮以殿廷地狹。止用二十虡。　國朝會要。天禧六年六月。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其日文懿皇后忌。用樂架。詔。備而不作。　禮院。乾興元年。眞宗神主祔廟。有司議定。本室奏大明之舞。　國朝會要。天聖五年。翰林侍讀學士孫奭奏。臣奉敕差判太常寺。管太樂等局。掌以雅樂鼓吹奉天子郊廟殿廷行禮。夫樂以禮節。禮緣人情。或有司失傳。豈敢循默。謹案郊祀錄。凡奠獻之禮。初獻皆作文舞之舞。亞獻終獻皆作武舞之舞。義纂曰。太尉升壇酌醴齊訖。文舞作。獻官酌獻衆星神位畢。樂止。大周正樂。凡奠獻之禮。初獻皆作文舞之舞。亞獻皆作武舞之舞。凡有

事于太廟。每室酌獻。各用本廟之舞。禘祫合食遷廟之主。舞亦如之。近年儀注。皇帝酌獻。祇用登歌。不作文武舞。太尉亞獻。不作武舞。但奏正安。蓋由禮文簡約。唯奠瓚及奠玉幣。卽言登歌作。自外但言樂止。不明言宮懸登歌。遂致樂工率意。禮官莫知。今國家緝禮交修。無文咸秩。廟樂不稱。臣實未安。欲乞令兩制及禮官詳定。皇帝郊廟酌獻。合用文武舞否。太尉亞獻。合用武舞否。仍于凡樂作處。明言登歌宮獻。有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聞奏。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奏曰。臣等謹案禮云舞以象功。歌以詠德。用之于廟。以盡孝心。周人奏淸廟以祀文王。奏執兢以祀武王。漢祖克秦之暴。以安天下。作武德之舞。至文帝躬行節儉。澤施四海。制昭德之舞。又唐朝有事于太廟。每室酌獻。各用本廟之舞。伏緣今太廟逐室功德各異。須至各陳舞容。以歌盛美。檢會儀注。國初至咸平以前。敕文並亡。僖祖室奠爵。大善之舞作。以次諸室。各奏本室之舞。卽明是宮架奏樂。文郎作舞。自後儀注。乃亡大善之曲作。遂只奏登歌。不奏宮架。所以文郎雖在列而不舞。今乞依孫奭所請。復用咸平以前舊儀。皇帝酌獻太廟。逐室宮架各奏逐室舞曲。文郎作舞。所有武舞。案舊儀注。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齊訖。武舞作。至三奠訖。還版位。武舞止。其近儀引亞獻之次。方退文舞進武舞。以故亞獻酌奠。用舞不及。今參詳。亞獻三獻。若再用逐室之舞。又緣只是酌獻。別無册祝。行禮旣速。難變舞祠。欲請一依咸平已前舊儀進退。其亞獻已下。並舞正安之曲。所有郊祀。案開寶正禮。咸平已前舊儀。皇帝酌泛齊訖。止言禧安之樂作。惟郊祀錄及大周正樂。凡奠獻之禮。初獻皆作文舞之舞。亞獻及終獻。皆作武舞之舞。又緣迎神已奏文舞。尊禮天地。卽與太廟逐室稱頌

功業稍異。初獻之時。難更再奏文舞。所有亞獻三獻武舞。亦乞一依正禮及舊儀進退。庶協禮節。其玉清昭應宮景靈宮。緣與奏天神禮同。其進退請一如郊壇。所有登歌宮架樂作樂止。案儀注。降神、降眞、詣罍洗、解劍、還版位、迎俎、迎饌、退文舞、亞獻、三獻、送神、送眞、就望燎位、還大次、出廟門、並宮架樂作。皇帝升降壇殿、奉玉幣、祼瓚、酌獻、郊壇二宮飲福、徹豆、徹饌、並登歌樂作。如允所奏。卽乞特降敕命。下禮儀使司施行。詔可。

廣樂記。景祐元年。詔曰。正樂之作。以諧五降之節。導三靈之和。傳于禮文。著在祀典。頃罹多故。遂失舊章。矧稼穡八政之先。文武萬事之本。咸有丕烈。被于蒸黎。雖牲具有差。而聲歌未備。式循前矩。庶格至誠。至今享先農。釋奠至聖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並用登歌樂。

太常因革禮卷十八

總例十八

樂二

樂二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六月。修大樂李照言。編鐘磬之數。自來未有定制。今若止用十二。其聲已具于律呂。其變已全于七均。頗合天然造化之法。臣考詳舊典。今編鐘十六枚者。案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凡縣鐘磬半爲肆。鄭康成注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疏引左氏義云。舞羽者。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法。取數于此。又倍之爲十六。是以淮南子亦云。樂生于風。亦是取數于八風之義。臣今詳用八用六之文。乃直言舞數之法。非鐘律之義也。必若以鐘體于舞數。則天子用八。倍之十六可也。諸侯用六。倍之十二可也。大夫用四。倍之爲八。士用二。倍之爲四。則彼八鐘四鐘。堪考擊而調曲。非法也。此則前賢未達鐘律之旨耳。夫十二月律。與八風相均等。凡一律之法。具三十日。一風之法。具四十五日。八風十二律。各具三百六十之數。風律相周。是故正北之風。則叶黃鐘之律。東北之風。則叶大呂太簇之律。正東之風。則叶夾鐘之律。東南之風。則叶姑洗仲呂之律。正南之風。則叶蕤賓之律。西南之風。則叶林鐘夷則之律。正西之風。則叶南呂

之律。西北之風。則叶無射應鐘之律。故八風之法。周于十有二律。豈可以八律之數而行八風之氣哉。夫自黃鐘右旋。至于林鐘。則是八鐘者。但是五風之半。實非八風之象也。夫十六鐘之設。蓋由出于武琴者也。且舜琴五絃之法以飲鐘律。則具七音六律十二鐘之用。若文琴六絃之法以飲鐘旋律。則具九音七律十四鐘之用。又以武琴七絃之法以飲鐘律。則具十音八律十六鐘之用也。然十二鐘之用。其餘四鐘。皆是清聲。非中聲。乃鄭衞之樂也。本以武琴七絃以爲之法。但加靡靡之音。而無雅正之節。皆假清鐘以成焦殺之曲。若或去彼四清之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是故古之大樂。明言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則正謂大樂之法。止用十二中聲而已。古之鄭衞之樂。亦用歌鐘。今胡部中方響十六。乃是鄭衞編縣之數。然而方響之用十六數者。亦有所爲也。夫胡部之有篳篥。相傳目之爲梁柱。此言篳篥之聲。于胡部管色之中得其實。不可增減其聲。是故謂之梁柱。其曲法用十字。已極盡人手指之力。過此。不可能也。以此十字能應響方十六聲中。若方響中去其清聲四版。篳篥中去其五六二字。則胡部調曲不可成矣。而于大樂都無所妨。則知清聲四鐘。大樂本自不用。而鄭衞之聲無此不可也。今于編縣之內。但當十二中聲。去四清鐘。于是則無所害。又古有編縣十九枚者。案周禮鐘縣疏引服虔注云。六律七音。七律爲七器音。十二月十二辰。加七律之中。則十九鐘。臣今詳服虔所說。甚爲迂闊。此但術數之家積閏。卽于大樂都無所謂。又古有編縣十二枚、及二十一枚者。案後漢志云。漢成帝時。犍爲人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漢以爲瑞。復以依禮圖編縣十六。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縣之器。而云、太樂所用。鐘磬各

一縣十四。隋書音樂志引後周故事。縣鐘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而爲十四也。又引尚書大傳七始。注云。謂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然據一均變也。宮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一架。雖取繁會。聲不合。臣今詳之。十四之磬。乃是文琴之法。後之相傳。若言七正倍于鐘律中事法乖戾。亦與八面取義不殊。其二十一縣。則尤無意旨也。又古有編鐘二十四枚者。案唐書志云。古制。雅樂宮縣編鐘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二。倍聲十二。今詳二十四鐘。其清聲十二。不是中聲。神瞽昔所不用。竹管不能諧之。其聲一例皆右。非合法之器也。又古有編懸十二枚者。案樂府雜錄云。雅樂部十二律鐘。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各一架。每架各編鐘十二。亦中律呂。臣今詳編鐘十二律呂具備。可爲不易之法。今引正經四義證之。一者。周禮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二聲爲之齊量。此一義也。二者。左氏傳。晏子云。爲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夫七音六律出于十二鐘。若用十六鐘。則九音八律矣。此二也。三者。左氏傳。吳季子觀樂于魯。美韶樂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夫言五聲和者。則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具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之音。如此。則五聲和矣。若武琴七絃。則是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宮商變宮三位重復。如此。則是五聲不合矣。又夫八風平者。亦是舜琴五絃之義也。五絃之中。既具十二管。則與八風自相均等。此八風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管。則有十一風。正北、東北、正東之風偏重。此乃八風不平者矣。又夫節有度者。唯止七音而爲節也。守有序者。唯

止八風而爲序也。若遇七音八風。則是無節守也。四者。國語云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其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此景王將鑄無射倍聲。伶州鳩患其過多。故言成于十二天之道。夫言律所以立均出度者。此言月律十二而爲均度之法。不可增減者也。又夫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謂除去減倍之聲。唯存正中之聲也。夫黃鐘之律。凡九十黍。自九十一黍已上。皆屬三倍黃鐘之法。四十五黍已下。皆屬三減黃鐘之法。唯自四十六黍已上。至九十黍已爲中聲。其自具十二律。故曰考其中聲。量之以制者也。又夫度律均鐘者。謂以十二律之聲均調十二鐘者也。又夫百官軌儀者。此言樂爲天子之職。但貴其鐘律諧和。使人聞之。欣然而感。不知手舞足蹈而官設法立制。發號施令。民亦悅隨。如聞鐘律之和。是故謂之百官軌儀。此乃三皇五帝至治之盛也。又夫紀之以三者。謂度量衡法紀其聲律而成鐘也。平之以六者。此言造鐘之法。不可過于六律。則得和平之理也。成于十二者。此六律之變。極于十二之數。不可越也。又夫天之道者。此言天然造化之法。必以十二而爲體也。上詔馮元宗、宋邦等更議其事。元等言。竊惟大樂之本。金石爲先。曩制相沿。典策具在。蓋前聖善制。取法非一。故有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于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爲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諒茲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爲有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傳曰天子用八者。誠羽舞之

列也。然鐘磬亦取用八之義。故先儒引以爲言。夫八音生于八風。是制樂之本。鐘磬得倍其數者。由統率衆器。使無遺聲。十六之興。其義在此。若止于十二。是虧天子用八之義。且不得盡氣之聲也。一不可也。後王相尙。亦時改作。諸儒偏見。或存異說。蓋嘗有十九鐘二十一鐘者矣。十四鐘二十四鐘者矣。雖暫施樂府。概見篇籍。及鉅儒名臣。討論至當。俾克行遠。終歸十六。今欲隳至當行遠之法。二不可也。漢成帝時。犍爲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漢家因是議明堂辟雍。以立制度。驗此一事。蓋非近物。故班固之作漢志。康成之注周官。杜預之釋傳文。阮氏之圖三禮。而十六之數。初無異論。且前儒名學。各有師承。脫無全文。當愼疑闕。非如今世之儒。師心獨得。便爲可行也。唐家稽古禮樂。最爲詳備。今其所存者。止通禮、會要、令式、六典、義纂、義羅之類。究尋鐘磬之數。咸云十六。惟有樂府雜錄。乃唐人段安節所著。于雅樂部有編磬十二之說。臣詳覽其書。舛駁特甚。且其文曰。雅樂十二律鐘。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磬各一架。每架各編鐘十二。亦依律呂。（以上三十三字。是樂府雜錄正文。）敍事之體。誠有工拙。至于鋪陳名物。要須有次。今于編磬各一架之下。便云每架各編鐘十二。且鐘架尙未有說。鐘數何緣先見。漏落顚倒。判其非眞。又安節當僖昭喪亂之餘。唐家備樂。既以殘缺。而安節但率所見。筆之于書。所傳之事。故多失實。今捨周官漢瑞之明據。背班固康成之名學。斥唐家正典之法。遵後人失傳之議。此三不可也。而照引正經四義，爲編鐘十二之據。其一引周禮。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臣等謂爲之數度者。若黃鐘之鐘九寸。倍而更半之。其長二尺二寸五分之類也。爲之齊量者。乃是十有二聲之鐘。取其所容。以爲聲之齊量。非

論鐘之數也。其二引春秋晏子之言。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臣等謂七音、七均也。六律、兼六呂而言之也。以奉五聲者。是用十二律行于七均。奉五聲而爲之十二也。此蓋普說樂意。非如照指定鐘體。強配十二也。其三引季子觀樂。美韶樂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照解之曰。五聲和者。則舜琴五絃。七音六律十二管之義也。夫五絃之中。自具七音。數用十二管。五聲各一。蓋無偏重。則五聲和矣。若武琴七絃。則九音八律十六管之義。宮商變宮三位重復。則五聲不和矣。八風平者。亦是五絃之中。既具十二管。則與八風自相均。此乃八風平也。若武琴七絃。當具十六管。則有十一風。正北東北正東之風偏重。則八風不平也。臣等據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周樂。爲之歌頌。頌者。今詩之周魯商頌也。季子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盛德之所同也。則季子之言。美三頌之盛德。非爲韶樂而發也。夫周家之樂。自用七絃之琴。既用七絃。亦得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則照之前言。不惟誤引經傳。兼亦自相矛盾。其四引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照謂月令十二而均度之法。不可增減。又曰。考其中聲。量之以制。照謂除去減倍之聲。唯存正中之聲也。又曰。度律均鐘。照謂以十二律聲均調十二鐘也。紀之以三。照謂度量衡法。以成鐘也。平之以六。照謂造鐘之法。不可過六律。成于十二。照謂六律之變。極十二之數。此天然造化之法。必十二爲體也。臣等案。立均出度者。謂先以律呂立爲均器。以均鐘音。乃出大小清濁之度。考其中聲者。直謂中和之聲。以爲樂制。度律均鐘者。謂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紀之以三。謂天地神祇人鬼紀聲合樂也。平之以六。謂六律也。成于十二。謂律呂相

配。天之道不過十二。故以律呂之配數配之。且州鳩本以景王鑄爲大鐘不合雅樂。故極言律呂之本。欲使樂鐘必依于律。非爲論編鐘之數以爲十二也。且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以調月令之鑮鐘是也。而照遂執月終之數。欲施編縣。指正聲之清者謂之鄭聲。以雅爲鄭。此不可四也。臣又徧問太樂諸工。鐘磬十六。若損爲十二。聲何所害。工對曰。每朝享祭祀。但傳舊法。只用正聲十二。其四聲多不能考擊。惟無射爲宮之時。以黃鐘爲商。舊傳黃鐘律之尊。不可爲臣。故用黃鐘之清。又曰。瑟有二十五絃。而有清聲。若去鐘磬之四清。則不能盡瑟之調也。臣等深求其旨。蓋樂工但見其一。未見其二。何則。聖人以金石有一定之調。故于鐘磬寄其法度焉。卽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爲君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粗舉一宮。則三可見。且以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鐘、臣也。乃長九寸。太簇、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舉皆尊。而君聲獨卑。上下交戾。安得和協。故必須用黃鐘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于上。臣卑于下。民役其分矣。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一也。以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而欲輕變舊貫。法將何賴。且照謂十六之數。出于文武二琴。又曰。

鄭衞之樂本以武琴七絃以爲之法但靡靡之音而無雅正之節夫周監二代仲尼從之觀武而歎稱其盡美文武可謂三代之盛王也使後聖有作亦不過之故國朝太宗皇帝因七絃之法又加九絃易俗移風義實有寄寧可謂九絃之設皆爲鄭聲也況照于樂律非不極慮然推論今古恐有未通其鐘磬十六欲望上求周漢諸儒及唐家典章法令且舊制至于十二之說惟照獨見未可施行其夷則以下至應鐘四宮用管之法言之難了謹列爲十二律圖並封上進詔試以十二枚爲編以通照候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太常因革禮卷十九

總例十九

樂三

樂三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六月。馮元等言。準敕送下太樂局丞賈文顯等狀稱。大樂宮縣鎛鐘。每遇皇帝行禮。即依衆樂隨月用律。令臣等與李照詳定。合如何考擊。可以合于月律之制。臣等參詳典故。推究古今所述鎛鐘之因。謹具條上者。案李宗諤太常樂纂云。太樂十二鎛鐘。各依月律考擊。自來傳習三調六曲。所謂三調者。黃鐘宮、太簇宮、蕤賓宮、是也。六曲三調中。各有隆安正安兩曲是也。近因揀閱樂工。徧令考擊。別以編鐘一架應之。旋相爲宮。備諧律呂。然金奏之中。鎛鐘爲難。如一聲稍緩。則宮商失序。苟十二鐘工人。皆能精習所業。考擊之際。疾舒有倫。變徵隨月用律。雅樂諸曲。無所不迨矣。又據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檢詳典故云。鎛鐘。周禮。鎛師掌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鎛師掌金奏之鼓。主擊晉鼓。以掌其鎛鐘。賈公彥曰。鎛師不自擊鎛。使視瞭擊金奏之鼓耳。又曰。金即鎛鐘。案視瞭職直云樂作擊編鐘。不言鎛。鎛與鐘同類。大小異耳。既擊鐘。明亦擊鎛。又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東方鐘磬謂之笙。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尚書大傳。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氣動。以動告。靜者皆和之。入則撞蕤賓。左五鐘

皆應、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將入、故以靜告、動、動者皆和之、北史、魏永安末、元孚表依十二月爲十二律呂、各準辰次、當位設縣、月聲既備、隨月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隋書樂志、古者鎛鐘、據儀禮、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之法、擊之、聲韻克諧、大樂曲制、天子宮縣之儀、樂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六虡、宗廟與殿廷同、郊丘社則二十虡、面去別編鐘磬各二虡、周顯德五年、樞密使王朴表曰、唐末及晉漢、未暇及于禮樂、雖有樂器、殊無相應之和、以至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臣等推究制度在前、案今鎛鐘雖有爲節之文、而無擊奏之法、伏乞依辰列位、隨均爲節、庶幾與衆樂諧合、況今已施殿廷、但未及郊廟之用、欲望自今並施郊廟、以備祀享之薦、若軒縣所施之處、即乞不用、亦所以重備樂而尊王制也、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九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太樂圖義、並雜論七篇、詔送兩制詳定、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言、案祁所論、其一、論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臣等參考禮典、蓋自音官因循、至使前後不論、有乖古義、今請並如祁說、凡武舞始入、執旌最前、鼗鼓次之、鐸又次之、相又次之、分左右、及舞成、則鳴鐃築雅以出、雅亦分左右、總九器、其入也、鐃雅不作、其出也、鼗鐸鐲相亦不作、其二、乞別撰郊廟歌曲、述祖宗積累之業、臣等竊詳、太常合用樂章、皆咸平以後選官綴撰、又有太常宗聖製朝天下晉二曲、及聖祖樂章、鋪宣德美、播在樂府、今祁請陛下取三聖實錄、撫武功文德、作爲歌詩、別詔近臣、略依生民、公劉、猗那、長發之比、裁屬頌聲、此則出自聖慮、非外廷敢議、其三、論太樂局設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鼗、其四、論有舂

牘之名而無春牘。其五、論笁及巢笙和笙。其六、論以尺定律。已上四者。臣等竊聞朝廷昨命李照考定鐘律。多已釐正。欲望以祁今議送馮元、令與照等參詳。如合修改。別稟處分。其七、請精選太常樂工。及募知音者備太常官屬。臣等竊見昨降詔書。已行搜訪。所請備置官屬。精擇樂工。事繁。朝廷行之爲允。祁所撰圖義。訂正今古。研究樂事。辭約義暢。深見該洽。今馮元等方纂樂事。欲望以祁此書付之。如可參用。卽取纘綴附入。仍委修樂書所別寫一本。送上祕府。編入部類。庶當制樂之日。並宣稽古之能。詔可。祁又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弊。詔馮元等詳求典故。元等上言。建鼓四。今樂局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于縣閒。擊之以代建鼓。案乾德四年。祕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于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制。今旣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鼗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祠部員外郎校理李照上書。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見鼓。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縣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鐘未之位也。坤隅。

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詔可李照等又言殿廷奏備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上曰可依周舊法制焉于是縣內始有晉鼓矣　廣樂記太局壞舊以漆飾是歲李照奏請黃其色以本土音又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螾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詔可　廣樂記景祐四年李照獻雙鳳管詔付太樂局用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爲雙鳳之飾施兩簧焉時照又自造葦籥、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十一種求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餘悉罷不用時照又獻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柱十二絃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絃九絃琴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於是有事于南郊始用李照新樂　國朝會要景祐二年禮官上言南郊壇上舊設登歌樂在上位午階左右設鐘磬架長地狹不可安置伏望依太廟置末錄牀二並裙令壝籠鼓笛侍立于側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五年五月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臣先奉詔詳定鐘律管覽景祐廣樂記伏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意妄行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爲非今來南郊在近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今存在伏乞將來郊廟大禮復樂詔三司使晏

殊、資政殿大學士宋綬、與兩制詳定聞奏。七月。殊綬等言。參詳李照新樂。比舊樂減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依據。欲望將來郊廟行禮。且用和峴所定舊樂。兼得太樂令單仲新等狀稱。舊樂鐘磬。不經李照鎔者。存三料。餘七架。將來郊廟殿廷。可以互換祗應。詔可。　國朝會要。景祐五年八月。太常寺言。得太樂局狀。李照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當局先準朝旨。閱習行用。舊樂宮縣內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樂廢散鼓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又舊樂建鼓四株。並左鞞右應。共十二面。設于宮縣四隅。備而不擊。李照樂以四隅建鼓以鎛鐘相應考擊。又舊樂雷鼓兩株。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樂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各用一人考擊。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今既復舊樂。未悉李照所作樂器用與不用。欲乞早降朝旨。詔並依舊樂度。其李照所作。更不行用。　禮院儀注。慶曆七年。太樂樂正錢弼上言。天地配位。奠幣酌獻。及太廟奉慈皇帝親祀。所用樂曲樂章。與臣下常饗無異。乞從別制。詔下禮院詳定。禮官言。謹案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皆以詩章爲之等降。其四時之祭。自有月律爲異。即不見一宮之中更細分聲之等降。今來錢弼欲于樂章之外。更分等差。于古無述。蓋緣祭祀盡用天子禮樂。所以尊神。不爲臣下攝事而設。臣等看詳。今來所奏樂章。其名與辭。已有分別。難議更改。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九月。將享明堂。宰臣文彥博等奏。明堂饗天地二位。祖宗三位。所有酌獻樂章。謹案詩周頌。我將者。祀文王于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于明

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本由于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今親享明堂。以昭祖宗之功烈。欲乞特從御製詔答允之。既而內出景靈宮太廟明堂等行禮宮縣登歌奏樂之序。詔太常案習施行。樂曲已具明堂正門。而太常寺奏。得太樂局狀。言每歲春冬大享明堂。五天帝位。並屬分獻。即不用樂。今五天帝皆皇帝親獻。禮當並用樂。參詳典禮。五郊迎氣。各奏本音之樂。青帝以角。赤帝以徵。黃帝以宮。白帝以商。黑帝以羽。唯至上辛祀感生帝。樂即隨月用律。令五天帝酌獻之樂。所用音律。未敢專定。本寺伏詳。今來明堂祀昊天上帝。各隨月用律。以無射爲宮。其五天帝。既是報成。合各用迎氣所奏五音。青帝以姑洗爲角。赤帝以林鐘爲徵。黃帝以黃鐘爲宮。白帝以太簇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詔禮官議定以聞。太常禮院奏。今詳據舊典。參以國朝制度。其天地配位。皇帝升降。奉俎。亞獻。三獻。文武舞。皆當隨月律用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如太常所定宣下。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上封者又言。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若于親行大祀。合饗五帝之法。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木之始也。火室在巳。火之始也。土室在太室西南。土王之次也。金室在申。金之始也。水室在亥。水之始也。既用五行本始將王之次。以爲合饗五帝之位。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之月。令各從其音。以爲樂均。其精安五曲。宜以太簇爲角。無射之均。以獻青帝。仲呂爲徵。無射之均。以獻赤帝。林鐘爲宮。□□之均。以獻黃帝。夷則爲商。蕤賓之均。以鐘白帝。應鍾爲羽。太簇之均。以獻黑帝。詔兩制官與太常寺議定以聞。六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兩制及太常官詳五常酌獻音曲。謹案。

開寶通禮。盡用周唐舊制。凡祭天以夾鐘。降神則奏黃鐘。歌大呂。宗廟以黃鐘。饗神則奏無射。歌夾鐘。其祈穀明堂。盡用祀天之樂。自先帝東封西祀。前並皆遵用。後有司稍稍失傳。又據孫奭所撰崇祀錄。五方帝降神之樂。與昊天同。酌獻則各奏本方之音。皆隨月律用爲均。又云。聖朝定禮。隨月用律。如十一月。則升降奠獻。皆黃鐘爲均。今有司引用。祀五帝各用五音。青帝用姑洗角。赤帝用林鐘徵之類。以爲登歌。亦是旁緣舊典。復又大禮日迫。慮諸工難爲調習。欲且仍舊施行。詔候過大禮。令兩制與太常寺別加詳定聞奏。

太常因革禮卷二十

總例二十

樂四

樂四

明堂記。皇祐二年六月。屯田員外郎阮逸上言。太常編鐘四清聲譜法。乞于明堂樂施行。詔兩制及太常寺官參議聞奏。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奏。伏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鳧氏的鐘。以律計身。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其正長管者。爲均之時。則自用正聲爲五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于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縣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虡者。蓋取十二鐘。鐘則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三十一爲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虡者。以一均清正爲十四。宮商各置一副。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等。各有所施。詳今太常鐘縣十六者。從上相傳。云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于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義理。實有歸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凌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敍。自

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黃鐘正律長。當用清聲。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大呂正律長。當用清聲。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黃鐘、太簇、正律俱長。並通用清聲。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大呂、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諧婉無抗犯。此四清聲可用之顯驗。至它律爲宮。其長短尋卑自敍者。不當更以清濁閒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恐猝爲變更。未盡其法。又據太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二器。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太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于絲竹等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唯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太宗皇帝譜法。不宜輕有增損。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似近鄭聲。求之前古。悉無此比。伏請不行。詔可。內侍押班鄧保信又言。塤篪竽瑟五器。求古法。並有清聲。案樂書。雅塤、土濁重聲。又有頌塤。小而其聲皆清。篪似塤。多濁。然本竹音。勁吹之。則亦有清聲。竽、古法三十六簧。正倍清聲各十二。瑟、二十五絃。中聲清聲各十二。更有極清一絃。如琴第一徽。已上五器。與鐘磬清濁互相同和。又據歌工止用正聲應合諸器。卽令鑄鐘一擊。編磬三擊。先後互應。清濁相鈞。既有定規。果無差戾。今來諸器考案。並得諧和。望下太常令太樂令丞諸工等習學。各識古法。詔可。時阮逸又言

太常曲譜及辭章有未便事件。詔下禮官詳定一事。舊樂章。四言韻三十二字。播于宮架譜聲。卽四十八字。蓋聲多而辭少。故行禮之際。工或以一字而轉爲數聲。殊失諧和之節。欲乞新製明堂樂音。依四十八字作四言六韻。適合譜字。免致聲繁詞短。禮官言。自古樂章。亦未嘗以一字配一聲至如詩頌。維淸止十八言。潛止二十四言。其時奏樂。亦應不以十八聲二十四聲能作一曲。容有委折回復。足成歌韻。故書稱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今若自配一聲。則詞盡聲改。無悠揚舒緩之韻。又非永言之義。與鄭衞雅曲無異。假如今制。以數聲唱一字。亦自得和雅之宜。欲請且用舊制。二事。太常八音。惟金聲繁夥。而掩衆樂。非所謂無相奪倫之義。此亦是樂章字少。遂以一字連擊數聲。故四十八字外。虛聲至一二百聲。流爲煩數。又行禮時。樂章不奏徹。全篇或三四句而止。如此。何以致誠于明靈。揄揚乎盛德哉。乞學習工歌並鐘師二職。並令依曲譜四十八擊。與章辭四十八字同節同和。不使煩夥。流而無節。禮官言。八音以歌爲主。隨歌唱和。乃得克諧。竹匏土三者聲長。金石絲三者聲短。以短和長。貴相接序。無容一聲輒止。以俟後聲。又禮行樂作。相須而成。苟須樂輟而後行禮。則行止升降。稽留非一。此並不可行用。詔可。禮院儀注。皇祐二年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改大予之名。損益前後。以制樂節。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

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眞宗始出聖意。大祀用樂。又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案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再三考定。博訪知音。終未有的究古今。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更改。未適茲意。如其制作。益須切當。宜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詳審定奪。聲律是非。案古今調諧中和。務要議論允適。經久可用。垂之不朽。保祖宗功德。發揚無窮。神祇感格。善氣來應。苟獲至當。何憚改爲。但審聲驗律。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尙賴洽聞。共圖盛節。其後亦未果定。　禮院儀注。嘉祐七年八月一日。翰林學士尙書禮部郎中王珪等奏。詳定到裴煜言祠祭作樂事。煜言竊觀祠祭事有可以增損者。如天地日月社稷。其行禮日與國忌日同者。自慶曆至嘉祐。凡八祠。皆援據太常新禮。天僖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以文懿皇后忌同日。樂備而不作。伏緣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作樂。宜也。夫祀、國之大事。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在禮固不可闕。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自以情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其天地日月社稷。用樂故亦明矣。臣愚以爲凡大祀天地日月社稷與忌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宗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臣等檢詳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患。謂忌日也。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舊令。國忌日。禁飲酒舉樂。不視事。不鞭笞。此謂王者念親之至也。然而禮令卽無忌日享廟廢樂之文。至唐始有祭與忌日同。則懸而不樂。裴寬建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當時雖從寬

議。亦無典據。臣等案。禮家之說。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狀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于陽。故以樂之音聲號呼于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于陽也。次灌地。求神于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不可去樂明矣。臣等參酌情禮。伏緣今來七廟連室。每遇薦享作樂。難更分別。廟忌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請縣而不作。所有大祀天地日月。蜡百神。亦以日月爲先主。九宮太乙。與忌同日。並請用樂。其薦享日如與別廟諸后忌日同。卽不妨太樂作樂外。社稷以下諸祠。旣卑于廟。如遇忌日。並不作樂。如此。雖不能純用三代之禮。亦可以廣孝思之至。詔可。本院又議。祀五帝係大祠。與日月百神九宮太一祀事相類。祀日與忌同。亦請用樂。詔可。　通禮。攝事之樂。凡大祀。皆協律郎舉麾。鼓柷。樂作。偃麾。戛敔。樂止。慶曆祀儀。大祀中祀。皆不用麾並柷敔。惟用節鼓爲始終之節。　禮院儀注。嘉祐七年八月。翰林學士王珪奏。臣聞昔之作樂。以五聲播于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于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臣獨怪今升歌之樂。有鐘、金也。有磬、石也。有琴、絲也。有簫、竹也。有笙、匏也。有塤、土也。有鼓、革也。而八音不完。夫所謂柷敔者。聖人所以著樂之始終。豈容有缺耶。亦嘗竊迹國朝以來議樂之文。蓋莫究其所失之因。且樂莫隆于韶。

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孔安國以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琴瑟之在堂。故傳曰。舜堂上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祀明堂。去並侑之瀆。又將以薦至樂之和。臣願詔有司考古而增定之。詔送太常寺詳定聞奏。寺司看詳。欲乞依王珪所請。堂上增置柷敔。以合尚書八音之數。仍乞下有司依法製造。其節鼓本出于江左。清樂至唐雅樂外歌用之。其事非古。欲乞停罷。復用搏拊。以備革音。所貴八音不闕。詔可。自今祭祀用樂。一切罷節鼓　通禮。大祀中祀三獻畢。皆太祝進徹豆。還樽所。惟禘祫太廟。登作嘉安。時享太廟。作豐安。時享別廟。作順安。它祠皆不用樂　太常新禮。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都官員外郎判禮院孫奭奏。據禮文。享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康成曰。謂歌雍也。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一章。今于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禮安之樂。誠恐差失。伏乞依舊增用登歌。尋詔判太常寺李宗諤檢詳禮典以聞。宗諤奏。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之典。樂局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施行。詔可　禮院儀注。凡皇帝親祀。太祝皆行徹豆之儀。其樂、則朝享太廟。作豐安。天禧二年。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作吉安。景祐二年。親謁奉慈廟。作充安。皇祐二年、嘉祐七年。享明堂。至和三年。恭謝。皆作歆安之樂。嘉祐四年。祫享。作充安。自于南郊。封禪。祀汾陰。籍田。祈穀。悉不用樂。慶曆祀儀。攝事之祭。惟太廟后廟。徹豆。作豐安。奉慈廟作充安。其他祀。不徹豆。不用樂　通禮。皇帝正冬長春節。受羣臣朝賀上壽。太樂令展宮縣之樂于殿廷。各依方位。鼓吹令分置

十二案于建鼓之外。皇郊出宮降座。皆奏隆安。上壽。則登歌于殿上。二舞入立于縣南。皇帝將出。奏隆安。舉第一爵。奏億安。第二爵。作神龜之樂。第三爵。奏甘露之樂。第四爵。奏紫芝之樂。第五爵。奏嘉禾之樂。第六爵。奏玉兔之樂。乾元殿上尊號。太樂令展宮縣之樂如常儀。皇帝乘輿出。降御座。奏隆安之樂。　國朝會要。建隆元年二月。判太常寺竇儼、上新定二舞十二樂曲名。皇帝食飲。用和安之曲。皇帝受朝。太后入宮。用順安之曲。皇太子軒縣出入。用良安之曲。正冬朝會登歌。用永安之曲。　國朝會要。乾德四年九月。重造十二律管。調合雅樂。國初。以樂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御乾元殿受朝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之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　國朝會要。十月。判太常寺和峴奏。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府果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詔可。　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州鳳皇集。諸州麥兩穗三穗者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爲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詔可。又廣樂記。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爲定制。　國朝會要。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嶸上言、臣兄峴、嘗于乾德中。約唐故事。改殿廷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覩來歲元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制。則文武二舞。亦當增新其名。案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廷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爲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爲威加海內之舞。其

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尅殄幷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各有樂章。詔可。

封禪記。大中祥符元年。將封禪泰山。詔有司取封禪之名以易天神地祇樂章。天神曰封安。地祇曰禪安。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以紀瑞應。因令朝會宴享。莫不備作。

禮院儀注。天聖初。仁宗始大朝會。羣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乾道初。莊獻明肅皇太后御前殿見羣臣。作朝享樂章。造厚德无疆、四海會同之舞。

太常因革禮卷二十一

總例二十一

警場　勘箭勘契

輿服一　天子之制　后妃之制　羣臣之制

警場

通禮．鼓吹令有奉嚴之制．國朝會要．凡大禮．車駕齋宿所止．夜設警場．每奉先作金鉦四次．大角四次．金鉦二十四次．大角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疊．謂之一奏．少止．五分其夜而奏之．凡乘輿至帷宮祀前一日御繒闕門觀嚴警．亦勞賜焉．若巡幸．則夜奏于行宮前．人數減于大禮．用八百八十八人．鹵簿記云．大禮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　禮閣新編．建隆四年十一月．南郊鹵簿使張昭言．準舊儀．鑾駕將出宮．入廟．越南郊．齋宿之辰．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唐憲宗親郊時．禮儀使高郢奏．據鼓吹局申．齋宿夜奏嚴．是夜警恐與搥鼓版奏三嚴事不同．況其時不作樂縣．不鳴鼓吹．務要清靜．其鼓吹局所申．致齋夜奏四嚴請不行者．當使詳酌典禮．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理與作樂全殊．況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于儀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徹．巡何警衆多之耳目．其宮廟門南郊夜警晨嚴之制．望依舊禮施行．詔可．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詳定所奏．鼓吹舊用十二時曲．將來遵引封禪．請下學士院增損舊詞．付本局

教習。詔可。又言。封禪往來用警場。乞取諸道角手。眞宗以庶事務約。令比朝陵時更減省用之。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太常寺言。舊制。南郊警場人。並于大駕儀仗內分充。車駕巡幸。卽于府縣追集樂工。將來在路警場。望令于法駕鼓吹軍士分番祗應。詔選天武、神衞、神勇、虎翼軍士充。仍令步軍都軍頭張馴董領。十月。詔登山夜暫罷警場。　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詔太常寺選角手三人。于殿前司教軍士警場。隸本寺。舊制。行大禮。皆于近州召募。古制。凡角匠大約皆貧民。動有勞費。至是罷之。　禮院儀注。大中祥符七年。恭謝天地于東郊。十二月。詔下禮儀院曰。朕虔修祀典。祇禱靈禧。對越祖宗。肆類天地。俾誠明之上達。必祇慄而內增。上念齋居。每存嚴警。當牲幣之躬薦。乃金鼓而交音。詢訪攸司。雖云舊典。勵精予志。慮未協宜。將表克恭。宜頒新令。今後每赴玉清昭應宮、太廟、郊壇。其逐夜警場。除二更以前奏嚴外。其將行禮前。嚴警並權罷。玉清昭應宮、太廟。卽俟行禮畢。歸幄殿。警場嚴奏。郊壇。俟禮畢卽警場奏嚴。鼓吹音樂振作。仍令所司著爲永例。鹵簿記。大中祥符七年。眞宗幸亳。因親享宗廟。登歌始作。而聞外嚴正讙。因詔自今當郊廟行禮時。權罷嚴警。須禮畢乃作。先是。角工不足。常取于州郡。乃屯田以充之。而聚會期頗以爲煩。眞宗始命籍屯旅二百餘工。使長隸太常。以閑習焉。　國朝會要。凡大角三曲。警嚴用之。大梅花、小梅花、可以汗。　鼓吹五曲。御製奉禮歌。舊曲六州。十二時。導引。降仙臺。眞宗崇奉眞聖。亦設儀衞。故別作導引之曲。其餘大小鼓吹橫曲悉不傳。唐末大亂。舊聲皆盡。國朝惟大角傳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時。皆隨月用宮。

國朝會要。天聖九年。詔置武嚴指揮。專掌奏嚴事。至景祐二年。仁宗旣定雅樂。並鼓吹樂。且謂警嚴一

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禋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

禮院儀注。慶曆七年。禮院奏。準敕。令赴太廟、奉慈廟、郊壇行事、宿齋之夕。除二更以前奏嚴外。至行事前。卽罷奏。候禮畢。皇帝歸御幄。依例奏嚴。詔可。

明堂記。皇祐二年。親享明堂。上謂宰相曰。明堂直端門之內。今若致齋。至于門外奏嚴宜靜。令太常禮院詳議聞奏。禮官奏曰。警場本古之鼓鼜。所謂夜戒守鼓也。近世以來。王者師行吉行。皆有此制。今明堂崇奉大祀。乘輿齋宿于外。當設警嚴。蓋羽儀仗衞。本緣祀事而陳。則警場亦緣警戒衞儀之衆而設。非取壯觀之盛。理不可輟。若以奏鼓之音切近神祠。卽欲于宣德門外常所設處。近南百步外排列。依舊制。俟行禮時罷奏一嚴。如此、明堂相去稍遠。且不廢備物。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詔令祀之前夕。近于接神宜罷奏嚴。餘依奏。

禮院儀注。至和三年。恭謝天地于大慶殿。禮官上言。天聖十年。恭謝天地于天安殿。皇帝宿齋于崇政殿。不設警場。皇祐二年。親享明堂。宿齋于文德殿。設警場于常設之所。近南百步外。至行禮則罷奏一嚴。今請祀前三日。皇帝致齋于內殿。則如天聖恭謝。不設警場。前一日致齋于文德殿。則如皇祐明堂之式。又言。禮畢皇帝歸幄。請自內轉出木牌。以報禮畢。復奏嚴更之節。詔並可。

勘箭勘契

通禮不著勘箭契之制。案唐書車服志。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戶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勘箭不著所進之因。禮院儀注。凡皇帝親行大祀。所過之門。皆勘箭勘契。自咸平元年

十一月。始編于儀注。凡勘箭皆左右金吾仗司主之。箭笴長二尺五寸。雕羽金鏃筈鍮石鏃。闊二寸。方斜形如匕。二箭合鏃。有鑿柄爲雄雌。一爲雄鵰箭。藏內中。一爲辟仗箭。藏本司。皆韜以絳羅銷金囊。每車駕至門。閤門使持雄鵰箭贊云。勘箭官來前。勘箭官稱喏。跪受箭。以左右箭相合。奏云。內外箭勘同。閤門使承制宣云。準敕行勘。勘箭官稱軍將門仗官前來。軍將門仗官二十八人齊聲喏。勘箭官言呈箭。又聲喏。勘箭官奏某（以下勘契文核改。）年月日。皇帝宿齋于某殿。某日具天仗迎鑾駕出入某門。詣某所行禮。內出雄鵰箭一。外進辟仗箭一。準敕付左右金吾仗行。勘箭官稱合。和箭門仗官皆稱合。如此再問對。又問同不同。和箭門仗官皆稱同。如此亦再問對。勘箭官乃伏奏云。左右金吾列駕仗勾畫都知某臣姓名對御勘同。其雄鵰箭、謹奉閤門使進入。諸司準式。和箭官聲喏。奏畢。奉箭付閤門使。勘箭官卽起居三呼萬歲。開門進輅。凡宣德門出。左仗主之。入右仗主之。景靈宮入右仗主之。太廟門入左仗主之。南薰門入則勘。出則否。文德殿門出入勘契。凡勘契、皇城司主之。契有左右各長尺有一。博二尺八寸。厚六分。以香檀木爲之。刻魚形。爲鑿柄相合。鏤金爲交文。凡左契雄。刻云某門左木契。藏內中。右契雌。刻云某門右木契。藏本司。皆金塡字。韜以絳羅銷金囊。髹漆匣中。以帕褥覆籍匣。有衣。亦絳羅銷金。本司勘契官二人。贊引聲親事官二十人。每車駕至門。勘契官執右契。稱門仗官來前。贊聲官皆和應之。卽奏云。大內皇城司勘契官具官臣姓名來。敕勘契。閤門使降左契。言準敕行勘。勘契官跪受。左契以左手持。右契以右手持。所勘畢。奏云內外契合。卽問云從此北來者何人。閤門使答。皇帝大駕。復問云。是不是。贊聲官齊言是。又問

合不合。贊聲官齊言合。又問同不同。贊聲官齊言同。勘契官奏某年月日。皇帝宿齋于某殿。某日出某門。詣某所行禮。右契留本司收掌。左契謹付閤門使奉進。引聲絕。贊聲官並和。乃起居三呼萬歲畢。開門。車駕乃出。其還入門。卽云行禮畢。若親郊。出入朱雀門。亦並勘契如儀。

輿服 一 天子之制 后妃之制 羣臣之制 附太子之制

通禮不著五輅輿諸雜輿之制。國朝會要。玉輅之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金鳳翅。雜花龍鳳。金塗銀裝。閒以玉飾。頂輪三層。外施銀耀葉。輪衣、小帶、並青羅繡雲龍。周綴綬帶。羅紋佩。銀穗毯。小鈴。平盤上布黃褥。四角勾欄。設圓鑑。翟羽。虛置內貼銀鏤香罽。軾置銀龍二。銜香囊。銀香寶錦帶。下有障塵。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旗。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闟戟。繡戧文。並青繡綢杠。又設青繡門簾。銀飾梯一。託叉二。推竿一。銀鍚頭。銀裝行馬。青繒裹索。駕六青龍馬。馬有金面。插雕羽。鞅纓。攀胸鈴拂。青綉屜。錦結尾。又誕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餘輅及副輅皆有之。駕士六十四人。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以淺黃。駕六赭白馬。駕士四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騮馬。駕士四十人。木輅、色以黑。駕六黑驪馬。駕士四十人。自金輅以下。其制皆同。惟無玉飾。副玉輅、副金輅、副象輅、副革輅、副木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人。當用銀飾者。皆以銅。餘制如正輅。 國朝會要。大輦。周官巾車氏。輦車。以人組挽之。宮中從容所乘。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建隆四年南郊。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禮儀使。創意

造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行龍雲朵。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絛雲龍。鳳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裏。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勾欄臺坐。紅絲絛網帊鞜。中施黃褥。上置御座、扶几、香爐、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壓金銀綫。長竿四。銀裹鐵鍮龍頭。魚錦膊褥。銀裝畫梯、託叉。黃羅緣席褥。帕梯杖。褥朱索。緋縐油帀。主輦六十四人。親祀南郊。謁太廟還。及具鸞駕。黃麾仗。省方還都。則乘之。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裘欄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綠窗華版。外施紅絲網。金銅帊鞜。前後垂簾。下設牙牀勾欄長杆四。銀龍頭。銀飾梯行馬。主輦百二十人。鳳輦。赤質。頂輪下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兩壁刻畫龍龜文。金鳳翅。前有軾置、香爐、香寶結帶。下有勾欄二重。長竿二。銀飾梯、行馬。主輦八十人。小輦。赤質。頂輪下施曲柄如蓋。緋繡輪衣、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勾欄、牙牀。繡瀝水。中設方牀。緋繡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牀皆繡衣。踏牀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行馬。奉輿二十四人。（周顯德中。廢殿中細仗內芳亭。）鳳輦、小輿。（建隆四年復用之。）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欄。上施錦褥。別設小牀。繡華龍衣。奉輿十六人。涼車。赤質。金飾銀裝。龍鳳五彩明金織以紅黃藤油壁。緋絲絛、龍頭。梅紅羅褥。銀螭頭穗毬。雲朵鞜頭。蓮華坐。雁鈎。火珠門沓。鍮鈸。頻伽大小鐶。駕以橐駝。省方在道。及校獵回。則乘之。逍遙輦。以棬櫚爲屋。赤質。金塗銀裝。魚鈎帊鞜。梅紅絛。輦官十二人。春夏服緋羅衫。秋冬服白師子錦襖。祥符東封。別造辟塵逍遙輦。加牕隔。黃繒爲裏。賜名省方逍遙輦。平頭輦、飾如逍遙而無屋。輦官十二人。服同逍遙輦。並常出所御。東封。別造升山天平輦。施機關。賜

名曰登封輦。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服繡鳳銜嘉禾。

太常因革禮卷二十二

總例二十二

輿服二

輿服二

國朝會要、進賢車、古安車也。乾德元年八月、改赤質兩壁紗窗、擎耳、盧匱、一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鳳、紅絲網、中設朱漆牀、香案、紫綾案衣、緋繒裏輓索、朱漆行馬。凡車皆有輓索行馬。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服繡瑞麟、明遠車、古四望車也。駕以牛、乾德元年八月、改仍駕四馬、赤質、制如屋、重櫚、句欄、上有金龍、四角垂銅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版、三轅、駕士四十人、服繡對鳳、羊車、古輦車也、亦謂之華輪車、駕以牛、隋駕以果下馬、今亦駕以二小馬、赤質、兩壁畫龜文、金鳳翅、緋幰衣、帶門簾、皆繡瑞羊、童子十八人、服繡羊、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花鳳、重臺句欄、鏤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二十八人、服繡孔雀、天聖五年十一月六日、定王府記室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上言、案指南車、天子出、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自五代至于國朝、但設其車、以備法駕、而不聞得其制者、臣今創意成之、其車用獨轅、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木仙人于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隻、合齒百二十、腳輪兩隻、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腳立子輪

二隻。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閒相去三寸。轅端橫木下立小輪二隻。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太平輪一隻。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閒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條。高八尺。徑三寸，上載木仙人。其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太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平輪一匝。觸中心太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行正西。木人交而指南。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亦如之。詔有司製造。仍付史館。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鐲。一轅。鳳首。駕士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對鵞。天聖五年十一月內侍盧道隆上言。記里鼓車。其車獨轅雙輪，箱上爲兩層。各安木人手執木槌。腳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立輪一隻。附于左腳。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閒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閒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出齒三。齒閒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隻。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閒相去與旋風輪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閒相去一寸。上平輪一隻。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閒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

鐲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鑲犬牙相制周而復始亦詔有司依此製造　白鷺車隋所製也一名鼓吹車赤質周施華板上有珠柱貫五輪相重輪衣以緋皁頂及緋絡帶並繡飛鷺銜鵞毛箭紅綬帶一轅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繡翔鷺　鸞旗車漢制爲前驅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繡瑞鸞　崇德車本秦辟惡車也上有桃弧棘矢以禳卻不祥乾德元年八月改赤質周施華板四角刻辟惡獸中載黃旗亦繡此獸太卜局令一人在車中執旗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繡辟邪　皮軒車漢前驅車也以虎皮爲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繡虎　黃鉞車漢制乘輿建之在大駕後晉鹵簿有黃鉞車唐初無之正觀後始加赤質曲壁中設金鉞錦囊網杠左武隊衞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駕兩馬駕士十五人服繡對鷹　豹尾車者軍正建豹尾漢制最後車一乘垂豹尾以前卽同禁中唐正觀後始加此車于鹵簿內製同黃鉞車上載朱漆竿首綴豹尾右武衞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服繡立豹　屬車一曰左車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漢法駕用三十一小駕用十二隋制大駕三十六法駕十二小駕不用唐大駕惟用十二乘皇朝因之黑質兩箱輦裝前有曲欄金銅飾上施紫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絲網帊鞚每乘駕二牛駕士十人服繡鶴　香鐙唐制也朱漆案緋繡花龍衣上設金塗香爐燭臺長竿二輿士八人金塗銀火鎌香□副之　象漢鹵簿最在前晉平吳後南越獻象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梁皇朝鹵簿以象居先設木蓮花座金焦盤紫羅繡襜絡腦

當胸、後鞦、並設銅鈴杏葉。紅氂牛尾拂跋塵。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並華腳幞頭。緋繡窄衣。銀帶。五牛旗。依方色。皆小輿。上刻木爲牛。背插旗。錯采爲牛旗竿。上有小盤。盤衣及輿衣。亦並繡牛形。輿士各四人。服繡五色牛。相風鳥輿。上載長竿。梢刻木爲烏。垂鵝毛旞。紅綬帶。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輿士四人。服繡烏。交龍鉦鼓輿各一。刻木爲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長竿。一挂畫鼓。一挂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繡交龍。輿士各二人。鐘鼓樓輿各一。本隋大駕鐘車鼓車也。皆刻木爲屋。中置鐘鼓。下施木臺長竿。如鉦鼓。輿士各二十四人。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桶。衡首垂銅鉢。末有銅象。漆櫃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長竿四。輿士六十人。十二神輿。赤質四門。旁刻十二辰神。緋繡輪衣絡帶。輿士十二人。自鉦鼓以下。舊禮令無文。皆開寶定禮增。旗。皆錯采爲之。漆竿。鎗首。纛頭。錦帶。腰火燄。腳白澤提攝。金鸞金鳳獅子茝文。天下太平、君王萬歲、仙童、騰蛇、神龜。在步甲前後隊、後馬隊三隊、六軍儀仗內。並以赤。日月及合璧連珠、風雨雷電、五星二十八宿、祥雲。並以青。北斗以黑。五嶽四瀆、五方四神、十二辰、五龍五鳳、龍虎君。並以方色。天王以赤黃二色。排闥以黃紫赤三色。　皁纛。本後魏纛頭之制。唐衞尉器用。纛居其一。蓋旄頭之遺象。制同旗。無文采。去鎗首六腳。建隆四年。將郊祀。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大角攝提列星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星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兔。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太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獅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旗一。五龍

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于明德門外前。餘二旗、悉立于宿頓宮前。遇朝會册禮。亦皆陳于殿廷。　犦矟、犦聲也。一云、象犦牛善鬬。字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大將軍者。名衛司犦矟。　牙門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門。在金吾細仗前。後在掩後隊後。左右道五門。第一門在步甲隊前。第二門在前部黃麾仗前。第三門在後部黃麾仗前。第四門在黃麾仗後。第五門在步甲隊後。每門二旗。每旗二人執。四人夾並騎。分左右。每門監門校尉六人領。蓋取周禮文。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　繖。古張帛避雨之具。今有方繖大繖。皆赤質。紫表朱裏。四角銅螭首。六引內者。其制差小。　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爲華蘤之象。因而作也。今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繖而圓。瀝水繡華龍。又有曲蓋。差小。繡瑞草。王公以下用之。　睥睨。漢乘輿用之。如華蓋而小。　扇。有朱團及雉尾四等。朱團、繡雲鳳。黑漆柄。金銅飾。雉尾皆方。繡雉尾之狀。本漢世長柄扇。宋孝武時。詔王侯鄣扇不得用雉尾。今王公以下皆有朱團扇。　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同金節。韜以碧油。　罕畢、象髯爲天階。故爲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縢結網。金獸面。罕方。上有二螭首。銜紅絲拂。圓如扇。　幢。制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四神。隨方色。朱漆柄。取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之義。王公所給幢。黑漆柄。紫綾袋。　絳麾如幢。止三層。紫羅囊蒙之。王公麾以紫綾袋。

太常因革禮卷二十三

總例二十三

輿服三

輿服三

國朝會要。黃麾。古有黃朱繅三色、所以指麾也。漢鹵簿。前有黃麾護駕御史。今制。絳帛爲之。如幡。錯采成黃麾字。下繡交龍。朱漆竿。金龍首。上垂朱絲小蓋。幡。木幟也。貌幡幡然。有告止、傳教、信幡。皆絳帛。錯采爲字。上有朱絲小蓋。四角垂羅文佩。繫龍頭竿上。其錯采字下。告止爲雙鳳。傳教爲雙白虎。信幡爲雙龍。又有絳引幡。制頗同此。作五色間暈。無字。兩角垂佩。御刀。晉宋以來有之。黑鞘金華。銀飾靶鞾。紫絲條帨鐍。又儀刀制同此。悉以銀飾。王公亦給之。班劍。本漢朝服帶劍。晉以木代之。亦曰象劍。取裝飾班蘭之義。鞘以黃質素紫班文。金銅飾。紫絲條帨鐍。戟。有枝兵也。木爲刃。赤質畫雲氣。上垂交龍掌。五色帶。帶末綴銅鈴。鈒戟、無掌而有橫木。鈒、插也、制木插車傍。又小戟。與鈒戟同。稍。長矛也。木刃黑質。畫雲氣。又有細稍。制同而差小。儀鍠。鉞屬也。秦漢有之。唐用爲儀仗。刻木如斧。塗以青。柄以黃。上綴小錦幡。五色帶。殳。叉戟之類。殳無刃而短。黑飾兩末。叉青飾兩末。並青中白畫雲氣。各綴朱絲拂。氅。本緝鳥毛爲之。唐有六色孔雀大小鵝毛之制。今爲四角小蓋。每角垂珠佩。間以朱絲。周綴五色帶。繡雲龍孔雀白

鵝有三色之別。繫龍頭竿。竿制如戟。櫜弩。漢京尹、司隸前驅持弩。以射窺者。今制每弩加箭二。有韣。畫雲氣。仗內弩皆同。弓箭每弓加箭二。有韣同櫜弩。刀盾。刀、本容刀也。盾旁排也。一人分持。刀以木爲之。無鞘。有鐶。紫絲縧帡鞴。盾、赤質。畫異獸。又朱藤絡盾、制悉同。惟綠藤絡質。皆執持之。甲騎具裝。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甲以布爲裏。黃絁表之。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緣。青絁爲下裙。絳韋爲絡。金銅鉠。長短至膝。膺前爲人面二。自背連膺。纏以紅錦。膝蚿具裝、如常馬甲。加珂拂于前膺及後鞦。車輻。棒也。形如車輪輻。今制朱漆八稜白幹。鎗、稍也。唐羽林所執。制同稍而鐵刃。上綴朱絲拂。柯舒。黑漆棒也。制同車輻。以金銅釘飾。鐙杖。黑漆弩柄也。以金銅爲鐙。及飾其末。紫絲縧繫之。七寶牀一。覆以緋羅繡曲蓋一。並內臣馬上執之。謂之扇笪。駕頭在細仗前。扇笪在乘輿後。大駕、法駕、鸞駕、常出並用之。鳴鞭。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法也。內侍二人執之。鞭梢用紅絲。而漬以蠟。行幸則前驅而鳴之。大祀禮畢還宮。亦用焉。視朝宴會則用于殿廷。毬杖。塗金銀裹。以供奉官騎執之。分左右前導。大禮用百人。華腳幞頭。紫繡襖袍襖。常出三十人。公服。皆騎導。御馬鞍勒。有金玉、水晶、金塗四等。鬧裝鞊韉促結爲坐。龍碾鈒鍍塵沙面平面涯面方團寸節卷荷校具。皆垂六鞘。金銀裹鞍橋銜鐙。朱黃絲縧轡鞦。緋黃織繡、或素圓韉。襴幞用金銀綫織。或緋黃絁。鞭用紫竹。紅黃絲鞘。纓以紅黃氂牛尾。金爲鈸。每日馬五匹供奉。鞭用玉及金。塗襴襆皆素。舊皆織成帕。太宗時改用絁絹。行幸則十四匹。加眞金水晶之飾。馬珂銅面。鶡冠鼻拂。鞅胸上綴銅杏葉。紅絲拂。又胸前及腹下皆有鞅。綴銅鈴。後有跋塵。錦包尾。鹵簿中。金吾衞將軍導駕者皆有

之

天子之制

通禮。衮冕、鷩冕、絺冕、玄冕、皆垂白珠十二旒。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白紗中單。革帶。玉鉤鰈大帶。鹿盧玉具劍。大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朱縹烏加金飾。國朝會要。衮冕。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纊。並貫眞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鉸、犀鉸、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眞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縧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衮龍服。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朵。飾以金鈒花。鈿窠。裝以眞珠琥珀雜寶玉。紅羅襦裙。繡五章。青標襳裾。六采綬一。小綬三。結玉鐶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綬帶飾並同衮服。白羅中單。青羅襪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玉標首。鏤白玉雙佩。金飾。貫眞珠。金龍鳳革帶。紅襪。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册尊號。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則服之。通天冠。二十四梁。犀簪導。紅絲組帶。金鈒花鈿以珠寶。施博山附蟬絳紗袍。織成雲龍。紅金條紗爲之。紅裏。皁標襳裙。白羅中單。蔽膝以紅紗。紅羅裏。飾與袍同。紅羅裙。紅紗裏。白羅方心曲領。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出乘玉輅。入乘金輅。正冬大會。五月朔受朝。則服之。衮服。通天冠。絳紗袍。舊制。並內中尚少府監主之。禮閣新編。建隆元年二月九日。太常禮院狀申。準敕追尊四廟者。皇帝御崇元殿。命使行册寶。受朝之禮。衮龍服一副。五月一日。御

殿受文武百僚朝通天冠絳紗袍一副狀請下內中尚少府監牒請具袞龍衣絳紗袍通天冠令式制度垂服製造者準令式製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火、粉米、黼、黻衣標領如上爲升龍皆織就爲之山龍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章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襈裾蔽膝加龍山火三章革帶玉鉤鐍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紐約用組鹿盧玉具劍大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彩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綬而首半之閒施三玉環朱襪赤舄加金飾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朱翠黑介幘髮纓翠綏玉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朱領、標、襈、裾白裙襦絳紗蔽膝白羅帶方心曲領其帶紐佩綬與上同白襪黑舄三禮圖建隆二年太子詹事尹拙議袞冕而下君臣合晝充耳天子黈纊諸臣青纊工部尚書竇儀議曰謹案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注侯當作公字之誤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玉瑱、塞耳者疏云王不言玉瑱于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詳此經注疏之文則是本有充耳今請令君臣袞冕已下並晝充耳以合正文禮閣新編淳化二年十月九日禮院奏皇帝服凡衣服之制三代已降損益不同今據衣服令及開元禮皇帝之冕服十有三焉一大裘二袞冕三鷩冕四毳冕五絺冕六玄冕七通天冠八武弁冠九弁服十黑介幘十一白紗帽十二平巾幘十三翼善冠又云翼善冠其常服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

平巾幘通著之。案衣服令。翼善冠。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之。案開寶義纂云。翼善冠。先儒未詳所服。說者云。明有善行。以冠表德也。又案通典云。翼善冠。大唐正觀中。朔望視朝常服之。又與平巾幘通用。注云。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于周武帝。蓋取便于軍容耳。今四海無虞。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至開元十七年。廢而不用。乾元元年十月。知司天臺事韓穎奏。五官正奉敕創製。其官職配五方。上稽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牀。衣從本方正色。每至正冬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卽服以朝見。仍望永爲定式。敕依今檢坐古今制度。伏乞依稟施行。詔可。